

大元至元辨偽錄隨函序

翰林直學士奉詔大司馬趙孟頫同撰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辨偽錄之所云良有以也洪惟

聖朝繼天立極論道經邦以佛心子育萬方以正法澤被四海至元辛卯之歲孟春大

雲峯長老邁吉祥欽奉

皇帝明命撰述至元辨偽錄奏對

天顏睿覽頒行入藏流通原其所自乙卯間

道士丘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城夫子

廟為文城觀毀滅釋迦佛像白玉觀音舍利寶塔謀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傳襲王

浮偽語老子八十一化圖惑亂臣佐時少

林裕長老率師德詣闕陳奏

先朝蒙哥皇帝王音宣諭登殿辨對化胡真

偽

聖躬臨朝親證李志常等義墮辟屈奉

旨焚偽經罷道為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

七所黨占餘寺流弊益甚丁巳秋少林復

奏續奉

諭旨偽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

由乙卯而辛酉九九年春而其徒鼠匿未悛

邪說謠行屏處猶妄驚瀆

聖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欽奉

王音頒降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經文

盡行燒毀道士愛佛經者為僧不為僧道

者娶妻為民當是時也江南釋教都總統

永福楊大師璉真佳大弘

聖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九三

載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昔者

山寺也道士胡提點等舍邪歸正罷道為僧者奚啻七八百人挂冠於上永福

帝師殿之梁拱間故典如南嶽山之券為事

偽者戒誠嘗攷之自大教西來漢明帝迎

摩騰竺法蘭二師於洛陽五嶽道士褚善

信等上表譏毀佛法當時築壇以佛道二

經焚之道經悉為灰燼佛經放光無損尊

者踊身作十八變有狐非獅子類燈非日

月明之至言道士為僧者不可勝數如寇

謙之矯妄崔浩惑魏太武而崔浩卒以族

誅墨護最之挫屈姜斌流於馬邑齊曇

顯之愧陸修靜唐總章元年法明辨化胡

之偽勅搜聚天下化胡經抑嘗火其書矣

由古而今歷代帝王之制斯可忽諸蓋

世尊等視三界眾生由如一子弃背大覺

是子背其父也子背其父是自昧其所天

也且師老子者道德二篇以清虛澹泊絕

世弃智立其宗隱居以求其志備然無為

尔今盜名之徒輩嘯黨援假立冠禍峻侈

宮觀苟世利養豈老氏之用心哉况老氏

謂大辨若訥大巧若拙辯者不善善者不

辯勿矜勿伐抱一為天下式而占毀佛寺

竊經扇化胡之偽是若拙若訥歟是善者

不辯歟師老子而違其術亦復違其自宗

矣若嫡師於老子者則弗為也過歸末流

尔雖然麒麟至於走獸鳳凰至於飛鳥蘭

蕙至於薰猶旂檀至於穢壤則世未有舍

風風麒麟之瑞蘭蕙旂檀之馨而恆走獸

飛鳥之常薰猶穢壤之垢者人心天理愛

惡之所同也奈何菽麥未析而甘事於偽

妄不實之教復誇誕其浮辭侮慢大覺訕

毀至聖而弗憚三塗之淪溺乎斯辨偽錄

之正名教造理淵奧排難精明潔乎抗凌

雲之勁操坦然履王道之正塗而隄備後

世之溺於巨浸者其為言也至矣蓋有偽

則辨無偽則無辨豈好辯哉弘四無碍之

辯者遺公之德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戒故我

皇金言喻辭曰辭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

掌餘皆如指信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明

逾日月堅逾金石為萬世之龜鑑則斯錄

豈小補哉

大元至元辨偽錄序

蓋聞五運未形元無人物之号三才既立乃

叙尊卑之名肇分六爻始畫八卦而有書契

定乎訓章鳳篆龜圖金縢王字百家之異端

萬卷之分區雖理究乎精微言殫乎物範紀

情括性未出乎域中原始要終詎該於化內

况乎法身無相高超於象帝之先真諦絕稱

迥出乎思議之表英猷茂實代有人焉如意

者俗姓乎延氏太原人也系乎延讚之裔世

傳纓冕累葉播遷代郡因為家焉九歲落絀

隨師請業玉離荆岫價重之德彌彰桂去幽

巖馨香之風遠迤阿師內窮三藏之奧外叢

九流之源名冠於中華聲聞於朝野運談天

之口施不世之才郁郁間綺錦之文雄雄聳

凌雲之氣班馬之珠玉未可同年顧陸之又

章寧堪並駕至若莊生墨生之學黃老李老

之書三清謗道之文十異九迷之錄混元隱

月之秘靈寶赤書之儀煥若曾膺明猶指掌

加以釋參於五派傍聞於群書既有雄才巨  
筆特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窮挫邪則有  
吼石之功扶正則具鞭屍之德固以才侔安  
速學邁生融實覺海之龍鱗迺佛門之柱礎  
切見全真道士者丘處機李志常史志經令  
孤璋等學業庸淺識慮非長並為鄙碎排毀  
正法擊茲布鼓竊比雷門使中下之流咸生  
邪見欽奉

薛禪聖明皇帝發大悲心愍其盲瞽恐墮泥  
犁教令製斯論耳震蕩法海摧彼詞鋒碧藕  
之鏡竟馳黃馬之駁爭鶩狀鴻爐之焚鐵翼  
猶炎日之煉輕水負勝之倚於斯可見覺歸  
惠定已破魔軍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復  
欽奉

先皇帝聖旨勅令天下偽經一時焚盡由是  
佛日重暉於碧漢法雲廣布於闡浮右如意  
所作文賦注解四經序韓文別傳性海賦等  
在在已傳然茲論五卷二百餘紙窮釋老之  
淵源分邪正之優劣蓋唱亦高而和亦寡深  
可媿焉余文慚綺麗學匪通圓觀斯論之嘉  
言欽吾皇之鴻護不勝手舞足蹈為斯引報以  
藤縷聯彼珪璋庶博雅君子詳其致云介大  
雲峯住持襲祖沙門雪谿野老貴吉祥述

大元至元辨偽錄卷第一

大都路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祥邁奉勅書錄

蓋聞法王御世弘正道以濟時明主臨軒闡  
皇極而極物剪邪扶正崇德辨惑故堯誅四  
凶而八紘道泰佛降六衆而五印歸心皆所  
以整亂救焚啓迪耳目夫我佛者功成曩劫

為物降靈無生示生利見大千之士絕相現  
相頓化百億之方借浩月之流空千江普應  
若長風之噫氣萬籟聞聲誘癡子於一極之  
乘引迷途於八正之路披五濁之熱惱撒四  
倒之樊籠指衣下之明珠剖塵中之經卷破  
魔軍於道樹不下廟堂摧外道於金河折衝  
無外恩流萬國澤及四生慈雲蔭有頂之天  
法雨潤無疆之界群生無感大聖歸真聖哲  
繼輝維持玄範則有馬鳴龍樹恢教網於西  
天提婆愛賢建法幢於南印世親擅鞭屍之德  
陳那騁吼石之奇挫外道於一時播嘉聲於  
萬古泊乎金容東夢玉馬西來摩騰顯正於  
洛陽道書咸從火化僧融破邪於關內梵志  
結舌無言懸佛日於昏衢翳慈風於寰宇英  
髦接武俊彥聯芳故有大統齊法上多能折  
委斌於魏闕法琳博物排傳奔於唐朝騰盛  
德於當時震佳聲於叔世但以去聖逾遠魔  
偽逼真紫實亂朱珉常混玉自非上智曷克  
考明所以混璞濫名問人一其貴賤鷄鳳殊  
狀楚俗迷其是非故有守文曲流拒為異端  
之說巧言邪道引為同己之談雖至道無損  
於毫釐而偽說有塵於視聽此幽途所以易  
墜聖門所以難涉者我也

大元之有天下也慶叶金輪禎符玉曆掩六  
合而光宅統萬國以提封東盡蟠桃西窮細  
柳南移金鼎北抵玉衡自尊盧赫胥以來秦  
漢隋唐之後未有如今朝之盛者也  
太祖太宗頌明詔而匡護元帝明帝捨金寶  
而修崇咸思付囑之心共仰慈悲之訓免其  
賦役優其化風

今上皇帝深仁睿智體道寬明荷  
四聖之雄基纂百王之洪烈萬機之暇眷頤  
佛門調百千藏之金文延數萬僧之勝會植福  
覺苑修建伽藍政尚寬仁澤及黎庶搜揚仄  
陋黜陟賢愚明釋道之淺深達邪正之優劣  
道士無識蔑視國家欺以朔方之居肆其私  
臆之辨丘處機妄言論上李志常矯飾媚時  
萃適役之罪徒集排釋之偽典令孤璋首編  
妄說史志經又廣邪文效如來八十二龍集  
老子八十一化古今不辨經史匪通撰佛  
書收為道教採釋瑞而為老瑞換姓安名改  
迦祥而作老祥擅為己德偽中生偽虛上架  
虛張李聃出於空洞之前屈迦文降於周莊  
之代立傳國像行板流通俾尹喜作佛尊老  
聃為釋迦之祖伏羲授訓高伯陽為羲農之  
師軒皇問道於廣成認為老子文王師承於  
呂望紐為老君周公屈膝於床前老子數以  
孔子厥角於座下禮滅三教而獨顯超千聖  
以居尊孤高五運之前作師百代之下域中  
獨聖更有誰何巧飾百端了無一實詳此圖  
也意欲剪除百氏獨擅一宗掩羲軒之聖功  
滅釋孔之洪範元惡大愆世人不知雖有窮  
之亂夏政王莽之欺漢庭未足過也若非  
主上明聖朗鑒無惑孰能察辨真偽目識是  
非由是特下明詔揀定歷實萬載凶裁一時  
而披爰有典教宗師少林和尚者祖庭柱礎  
梵宇棟梁心質直而無私性淵澄而深博慈  
其愚瞽蕩彼迷封掃妖授於長空揭佛日而  
高朗祥遠側聞斯論不可惜言嘉聖王之神  
聰美少林之雅對聊憑正典斥破狂談塞妄

賦役優其化風

說之根河倒邪山之林藪使大羅玉帝寬驚於九六之中元始天尊騰落於三清之上萬天教主蓋赦難伸九府洞仙慚惶無地且條數件舉一倒餘俾夫金鑰各色涇渭分流玉液澆腸使迷涎而蕩散金錐刮膜令智眼以分明為暗室之夜光作幽衢之曉鏡通明達士知此道焉至元二年歲次癸亥龍集星紀陽復之月絕筆於萬壽蘭若

妄立天尊偽第一

第一化云道者萬化之父母自然之極尊於此幽玄微妙之中而生空洞洞者真一也真一之氣化生之後歷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上三氣三氣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無上乃虛皇天尊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中三氣三合成德乃生玄老即元始天尊也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下三氣三合成德共生太上即太上道君也自後又一氣復生三氣每氣相去八十一萬億

八十一萬歲三合成德共生李老君韓四聖相次各不相因謂之獨化老君生後乃生五運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第五化云老君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乾坤

辨曰蓋聞龍圖鳥篆之文龜書科斗之典玉版玉牒之記金勝金匱之書秦漢魏晉之章宋齊梁陳之簡記事直筆直言靡觀虛皇之名不聞元始之号安有手執玉圭身掛黃褐頂垂皓髮頭戴金冠別号天尊高拱三清之上獨稱教主統御九華之宮縱有天尊之名並是偷竊佛語古經稱佛名為天尊不

關道君之事竊他美稱妄自嚴取信通人斯言謬矣案列子及易鈞命訣皆云天地未生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說者咸云大極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有質之始也太極者質形已具混沌未分有太極之後乃生

兩儀謂之天地夫名從實生實從名起名實既著其道乃行太易之前杳然空洞溟溟漠漠本絕音容何得謾張九氣妄生四人虛上生虛似敲空而求響偽中起偽如起影之尋蹤豈不思既立其名須有其體既立其體須有氏族且道虛皇元始誰人所生氏族何起

居在何處若有源系出在何書若無來由即是虛設又空洞之前本無歲數今標歲數愈見虛張蓋數目起於伏羲甲子習乎黃帝將今記古顛倒何多且上之三尊為有形耶為無形耶若是有形不在太易之上爰從父母而生須有年代時處姓氏名字前云三氣共

德而生則是以氣生氣與氣不殊何有形名若是無形本無名位下第七化乃云老君以上皇元年九月二日出遊西河過元始天尊乘八景玉輿駕九色玄龍群仙導從手把華幡師子白鶴嘯歌邈邈何會西河之上授老君洞玄玉符此是誰耶進退兩求並無準的

則知海裏虛談有名無實彫冰鍊雪枉廢詞章山海之所不收大荒之所不載庸愚巧飾何足信哉老君衰周之柱史誰云混沌之祖宗避周亂而過函關妄云天地之父母既自語之相及何函矢之相攻掩耳偷鈴欲隱彌靈道德章云吾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

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老君獻胡王妻子與胡兵格戰何有慈乎乘玉衡之與坐金闕之內披九色離羅之衣墜九光偃鶴之蓋何有儉乎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為萬道之先作元氣之祖觀混沌之未判視清濁之未分為帝王之師作天地之母何有不敢為天下先

乎遼陽高憲字仲常遊東京白鶴觀見三清像指其右曰此何像也觀主對曰老君像曰何代人曰周定王時又指左曰此何像也主曰道君像曰此何代人主倉惶未答憲指中尊曰且饒這元始天尊問者傳以為笑創立劫運年号偽第二

第三化云始則太虛之氣其氣相擊往來亂射經百億萬氣之後其氣方慢往來流行為自然之氣此倫佛書世初成又号彌羅萬梵之氣又經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氣之後結吉祥之氣成一聖人自号元始天王同時生五老玉珩其劫号延康年号龍漢又經如上氣

數乃生道君時劫号赤明年亦号赤明同時生九老分為九天又經如上氣數方生老君劫号清運年号上皇時生八公又立五運太易太初等老君乃以陰陽二氣結為混沌而分布天地萬物始備矣

辨曰蓋聞班固律歷之志史記天官之書皇甫謐之帝年陶隱居之帝紀未聞五運之前先有年号三氣之內虛立劫名既清濁之未形只是洪濛一氣何有老君元始五老九天雖竊佛主劫之名而不曉成壞之數梵云劫波此云時分時雖長短皆立劫名錯謬梵言迷惑體相釋教未來此劫但有劫殺劫賊故

許慎說文云以兵情人曰劫又魯將曹沫劫桓公於壇上求所侵地此則通奪名劫豈有劫運之言乎今陳此言妄竊見矣夫路既有年兮斯張將以率領萬方整齊四海混同九有同一車書天子至尊得建年号無名位者不敢立焉孔子雖然刪書定禮分辨君臣以

無貴位止号素王矧乎老聃周之柱史臣子之列而草竊帝王妄建年号哉况軒皇之前本無甲子黃帝甲子大漢武之代始建年号將古標古亦何偽乎或曰老子生於天地之前別立年号有何乖違答曰既在天地之上乃是太易之前世界未形君臣無跡

杳然空寂唯一何一湏濛建立年号統領誰人乎明知偷佛莊嚴賢劫星宿之意而立此延康赤明青運之目彼明三世此約一時正同山恙偷王衣物迷惑顛倒上下失次尔下云老子生於天崗李谷字曰光明則在三皇之後何得老君以陰陽二氣結為混沌而分布天地耶首尾兩端穿鑿見矣

開分三界偽第三  
第五化云天地有形之大者太上老君乃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天地運玄元始三氣而成天上為三清三境即始氣為王清境元氣為上清境玄氣為太清境又以三清之氣各生三氣合成九氣而為九天第一鬱單天第二禪壽無量壽天第三梵藍須延天第四寂然堯術天第五波羅尼蜜不驕樂天第六洞玄化應聲天第七靈化梵輔天第八高虛清明天第九無想無受天此之九天各生三炁每氣為一天合二

十七天通此九天為三十六天則三界四民上極三清是其數也初下六天為欲界一太黃天二太明天三清明天四玄胎天五元明天六七曜天次一十八天為色界一虛無天二太極天三赤明天四恭華天五曜明天六皇笏天七靈明天八端靖天九元明天十極

瑤天十一元載天十二太安天十三極風天十四始皇天十五太黃天十六無思天十七阮樂天十八曇誓天次四天為無色界一霄慶天二元同天三妙成天四禁上天此二十八天名為三界此上又四天名為種人天一常融天二玉隆天三梵度天四賈奕天此四

天起出三界又云上三天為三清境一曰太赤天二曰禹餘天三曰清微天取上曰大羅天包羅諸天極高無上玄都玉京鎮於其上三尊所處焉又太霄隱書云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王京之上七寶玄臺金林玉机金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居在三十

二天三界之外  
辨曰詳夫地地龍龍牛牛首首之書之龍龍師師鳳鳳紀紀之典之談談天天論論天天之之語語括括地地與與地地之圖之甘甘氏氏星星經經張張衡衡靈靈憲憲不不說說三三清清之之号号匪聞聞大大羅羅之之名名並並是是依依傍傍佛佛經經改改頭頭換換尾尾採採他他名名相相粧粧綴綴己己書書且且道道教教之之宗宗源源起起黃黃帝帝而而老

子消子列子莊周鴟冠尹文派為道教諸子所談並無說天之事確是張道陵所集靈寶經中始說三十二天効佛神呪而作靈寶自後道書手相鼓唱空枝引蔓唯誑下俗佛教未云何不說釋經廣布始唱斯名明名修靜增加三張妄闡狗偷鼠盜何足貴乎尔雅

之立四号約於四時太玄之說九天准於九有不似道家虛加數目天本定轉何有少多今各說不同顯知妄立案佛經三界三業所感總二十八欲界有六色界十八無色有四具勝妙欲名為欲界形色超絕名為色界根識兩忘名無色界越此而去名出生死捨分段之後身絕形名而無寄安有玄都之境王

京之山金童玉女交雜之事瓊輿碧帳之飾妄竊不真於斯見矣試問道士三界從何而來何功所感釋名辨相全不能知且道宗極致惟盡昇天靈寶幽微抵貪羽化難逃四相詎免五衰汎業浪以漂沉隨生死而輪轉縱

茫茫之業識積浩浩之苦源長性不歸良可歎息何一壽頭藍帝是其驗歟  
隨代為帝王師偽第四  
第十一化云老君在伏犧時号壽花子說元陽經教伏犧叙人倫畫八卦在祝融時号廣壽子說按摩通精經教以鑽木出火陶冶為

器在神農時号大成子說太一元精經教以播種五穀採和諸藥在黃帝時号廣成子教以抱神守靜之道在少昊時号隨應子說莊敬經教以鳥官為理分布九屬以統百司在顓頊時号赤精子說微言帝嚳時号錄圖子黃庭經帝堯時号務成子說宣化經帝舜時

号尹壽子說通玄經七十卷又說道德經一千二百卷夏禹時号真行子說元始經六十卷殷湯時号錫則子說長生經二十卷周文王時号愛邑子說赤精經教以仁孝之道乃至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子然後造作群物也

辨曰夫賢之與聖名位不同古哲人出處各異莊周云萬世之後一過大聖猶旦暮遇之此明聖人出世表瑞協祥應千年之期膺適時之運孤標特秀迥出常流故得帝王師之諸侯禮重萬載一遇尚為旦暮豈有隨代而出現乎夫李耳者退靜之士史記稱為隱君子也避亂過關葬於槐里潛身柱下本是人臣位不躡於上階名未厠於台輔何乃擢居聖地為帝王師論該不經駭人耳目培塿要齊於萬華孰肯憑焉漢濤擬廣於滄溟終難信矣豈有開闢之後萬億餘年中間別無一人拔萃唯有老子為帝王師乎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子春秋丘明國語百家異說九流雜談並無老子為師之語唯是後代無知道士妄撰斯言欲使老子獨高群聖美則美矣偏且偽焉且伏犧神農皆有聖德軒皇堯舜並号明君或幼而能言或生知妙道詎假老子教之然後造作群物乎况書傳所紀古史所明有古史考世本並明造物之源燧人鑽火伏犧畫卦炎帝播耨女媧造篁黃帝作宮室軒冕樂有咸池顛頊作六英堯有大章舜有大韶及作閭巷禹有大夏湯有大漢文王有辟雍武王有下武蘇作城郭蚩尤作兵器岐伯造醫俞附脉經伶倫制律肆首作算容成作曆大桡造甲子奚仲作車曹胡作衣伯余作裳於則作履共鼓作舟楫巨桴作弓夷牟作矢黃霸父作杵曰孟莊子作鉅趙武靈王作靴蘇威公作履暴辛作墳后稷之孫叔均作筆蒙恬作筆蔡倫作紙夏昆吾氏作瓦此皆各有其主群書所明何得自矜

覽為我造又周易繫辭孔子所述列明古帝製造之事如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觀像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神農氏作為耜為耒以利天下日中為市交易有無乃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如此歷陳法易造物不言老子所造也竊功業標為己能術名自高君子不忍又云老子在堯時為務成子者案後漢應邵風俗通云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時為范蠡在齊為鳴子此則務成子乃東方朔非干老子明矣何得妄加鈎引稱老子為人師乎案魯哀公問於子夏曰五帝三皇皆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皇帝學乎太真顛頊學乎綠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跖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欽時子斯武王學乎郭政周公學乎太公呂望上之所叙文極分明而言老子隨代為帝王師何出言之狂悖哉巧言如簧顛之厚矣且老子衰周柱史史有明文本是人臣返為上古帝王之師獲冠戴履何顛狂之甚乎又上文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子則桀紂之不作幽厲之無道秦皇之凶暴王莽之篡逆亦老子之所教也既然而如是則老子為悖逆之魁首巨猾之元匠不忠不孝老子之所生不義不仁老子之所主為人師者不亦慚乎老君既說隨代為師而秦漢之下至於金朝偏無一現乎今既無矣古亦虛焉且漢文恭儉孝武英明孝明

達禮樂之情孝章優儒雅之道魏文帝風流文藻晉世祖明達寬仁宋文帝致治昇平梁武帝文武兼備隋高祖混同四海唐太宗混一車書此時不俟老子之化而皆金聲玉振則知牽合巧會枉廢詞章祇可誑於閭閻難可信於達士媼母加粉見者愈嗤隣女效顰鄉人不貴公問子夏見劉向新序老子出靈寶三洞偽第五第九化云太上老君以中皇元年三月一日於玉清天金闕上宮撰集靈篇以為寶經三百卷符圖七千章玉訣九千篇老君於上三皇時出為萬天法師又号玄中法師當龍漢元年授上三皇洞真經一十二部以無極之道下教人間其時人壽九萬歲於中三皇時号有古先生當赤明元年授中三皇洞玄經一十二部行無上正真之道以化於人其時人壽六萬歲於下三皇時出為師号金闕帝君當開皇元年授下三皇洞神經一十二部以太平之道化人其時人壽一萬八千歲夫洞真洞玄洞神各一十二部合為三十六部尊經也辨曰夫仲尼入夢十翼之道始宣伯陽過關二篇之教方闡有名為萬物之始無名為天地之先混微妙而同玄驚寵辱而一致谷神不死久視長生挫銳解紛謙卑自牧此老氏之旨也自餘教典皆是偽書制雜允流唯尚誇競採傍佛語換体安名擬三界而立三清仿三大而立三洞虛勞紙墨妄飾詞章何以知之漢時張道陵造靈寶經王褒造洞玄經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王浮造明威化

胡經鮑靜造三皇經後改為三清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隋末輔慧祥改涅槃為長安經後事緣被誅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如此詳之代代穿鑿人人妄制採他佛教標為道書或言仙洞飛來或言

老子再現群賢不覩道士獨傳欺調時君不懼朝憲故唐琳法師對太宗皇帝云若據蕭溫眾議道家止有道德二篇如依漢明枝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備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目錄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顯知後人妄制增

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傾獨知英賢罕觀典籍不記書史無聞試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為是老子別陳為是天尊更說若也更說應有時方師資傳授為是何年何月何邦何代若在天而說何人傳來若

在西域而談何人譯出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剪又漢晉之代僧号道士寇謙得志僭冒其名今稱法師愈為矯飾法師之号源出佛經萬卷百家本無此語且為法之師名為法師即是師名為法師名義不知妄安已号按賢劫已來有三佛出初佛出

時人壽六萬歲第二佛出時人壽四萬第三佛出入壽二萬何乃改彼三皇妄合其數又前說云上三氣中而有龍漢赤明之号是時五運尚無但唯一氣何有三皇之君人壽之數乎上古縱有五龍四姓九頭十紀亦無三皇建立年号試問龍漢赤明上皇開皇誰君

之年乎若言有說史無明文若言無憑不可妄立扣其兩端竟無一是又伏犧之前文字未有何出三洞靈寶之篇乎又十二部名源出佛經一代時教類分十二道家名義不知何以妄著已典如琢美玉擬作甌窰雖受劬勞智者見誚

遊化九天偽第六

十七

第二十六化云是時老君於青羊大會引丑喜冉冉昇空初至第一天見波利天帝乘九光元靈之輿蔭七元交晨之蓋建五色攝魔之節金童玉女九萬人迎老君入大有官請問自然之道如是摩夷天梵寶天化應天不憍樂天梵率天須延天禪善天鬱單天隨慶天帝皆與天童玉女迎禮老君請問法要所到天宫皆設瓊漿碧醴丹液流薰蘭蓋八徹靈芝瓊果

辯曰昔我世尊初成正覺不離道樹而赴諸天一身不分而遍一切即多而一即一而多猶如素月流空影分衆水大塊噫氣萬竅怒號大小咸周遠近無隔無心頓應豈止九天伯周之柱史尹喜函谷關吏身居下位難等聖蹤欲為己德蓋善竊者鬼神不覺既為人知非是好手離欲而獲輕舉禪定而感神通老子既無此功何以昇於天上昔列子居鄭夫妻相忘耳目不分脩然絕寄心凝形釋骨肉都融然後身如槁葉隨風東西萬里須臾過旬乃返而莊周譏云猶有所待矧乎老耳不絕妻子注之子之宗之子名未逮形亡過關乘薄傘之車道經垂有身之患詎可昇天復露駕鶴乘雲凝効牟尼矜為己勝且

布施而獲大福持戒而感生天汝尚不達斯由安能為天說法欲界本六妄云九天初禪絕男而云玉女勾虛闡偽巧說多端且初禪已上禪悅為食定生喜樂捨念清淨何用瓊漿碧醴蘭蓋八徹乎將謂天上同於人間羨酒肉之薰煙爭魚臭之穢濁喻乎鴟鴞死鼠便為鳳凰同食盜聽不真請杜臆說窮鄉多怪由學多辯斯言信乎

元至元辨偽錄卷第一

十八末

元至元辨偽錄卷第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一頁上一行序名，南作「元至元辨偽錄卷第一隨函序」；徑作「辨偽錄序」。
- 一 一頁上二行「翰林」，徑作「元翰林」。
- 一 一頁上末行「昔者」，南、徑作「昔孤」。
- 一 一頁下一三行「大元……序」，南、徑作「辨偽錄序」。
- 一 一頁下一六行第一一字「王」，南、徑作「玉」。
- 一 一頁下二九行第一四字「錄」，徑作「論」。
- 一 二頁上二四行「大元至元」，南作「元至元」；徑無。
- 一 二頁上二五行撰者，徑作「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祥邁奉勅實錄撰」。以下各卷同。

一 二頁中一九行第九字「問」，徑作「周」。

一 二頁中二四行「大元」，徑作「元」。

一 二頁下一三行「李聃」，南、徑作「李聃」。

一 二頁下末行第一三字「破」，南作「彼」。

一 三頁上五行第一三字「膜」，徑作「膜」。

一 三頁中四行「大極」，南、徑作「太易」。

一 三頁下二八行第四字「主」，南、徑作「立」。

一 三頁下末行第一〇字「劫」，南、徑作「土」。

一 四頁下二三行末字「子」，南作「子說」。

一 五頁上二行末字「遇」，徑作「過」。

一 五頁中八行第一三字「竊」，南、徑作「竊他」。

一 五頁中二四行「不作」，南、徑作「不仁」。

一 五頁中二九行「金朝」，南、徑作「今朝」。

一 五頁下一〇行第八字「宮」，徑作「官」。

一 五頁下二八行「仿三大」，南作「仿三藏」。

一 六頁上八行末字「肅」，徑作「蕭」。

一 六頁下末行「元至元」，徑無。

一 六頁下末行「元至元」，徑無。

一 六頁下末行「元至元」，徑無。

元至元辨偽錄卷第二

大觀道書山大雲峯寺傳法沙門杜遇奉勅錄撰

偷佛經教偽第七

第三十化云胡王見太上徒眾甚多疑見鬼  
魁遂積薪焚之火起衝天老君放身光明火  
中為王說金光明經胡王益怒納之大鑊煮

之三日老君鑊湯之中蓮花涌出坐蓮花上

說涅槃經又云老君使尹喜為佛與胡王為

師懺悔三業六根五逆十惡乃說五戒十善

并四十二章經

辨曰夫麒麟闢而日月虧鯨鯢死而彗星現

銅山崩而洛鐘應葭灰缺而月暈殘蓋感應

之道交故機教之相扣人心渴仰法雨芳菲

沃彼情塵開他蒙昧故孔子曰不憤不啓不

悱不發此明待問而說也况乎聖人設教權

變多方豈使他人起怨自受焚溺全無快懼

強與他言豈知虛性實歸之道哉刻刻字樣

巧合經名既坐火焰上說金光明經坐蓮花

上說蓮花經則道德二篇坐於道路而說洞

玄三部元在水洞而談此既不然彼云何尔

且金光明性相通顯法華經破權歸實涅槃

經明佛性真常四十二章群經集出不窮根

蒂盜聽妄談唯口起羞出何容易難惑上智

只誑下愚又上經既是老子所陳道士應宜

依而學佛何乃合氣為道專諷靈寶試問三

經文明何義道藏既不收攝道士又不通明

偷大聖之至詮為老君之極唱正符涅槃盜

牛之喻又同瞽者誤入金穴雖得其寶未知

何用又曰懺悔三業至年月齋法若如是者

道士應通且問懺悔是何語言今此懺悔為

事懺耶為理懺耶約功德門而滅罪邪約逆

生死心而滅罪耶能懺之心宜有幾種所懺

之罪何處安排懺悔二字由尚罕知則三業

六根五逆十惡戒善之軌年月齋名決不曉

達若是老子所說道士應合備知既然一字

不通顯知偷佛妄說此同竊賊人物被主認

著猶不招承更生拒辨焚經火板方乃慚惶

君子悔前不至如此

老君結氣成字偽第八

第八化云聖紀經云太上老君昔於龍漢之

年從元始天尊於中央大福堂國說靈寶十

部妙經出法度人又於東極大浮黎國出法

度人以紫筆書於空青之林又於南極禪離

界以火煉真文瑩發字形又於西極衛羅世

界北極鬱單國皆出法度人老君以五方真

氣之精結成寶字大方一丈八角垂芒為雲

篆之形飛鳥之狀以立文章又云墳典自我

而出經籍自我而生

辨曰夫文字之聿興爰從上古伏羲氏之王天

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

文藉生焉故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

檢黃繩六甲靈蜚之字後有蒼頡因而增制

大篆起於史籀小篆興於李斯飛白創於蔡

邕隸書變於程邈秦書八隸漢字六形瘦金

堆金垂雲垂露蔡葉龍爪顏鉢坡書皆循古

以增成近代而改制豈假真氣而結何閻老

子傳來掩竊他能術賣己德放舒白眼不耻

清流上云龍漢起於初氣何有老子而生既

言紫筆書林乃在紫恬之後牽今引古欺我

賢人孔安國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

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言常道也易則三聖方定詩則群英之言春秋

孔子所修禮則周公所定爾雅周公所纂國

語丘明所述劉熙釋名許慎說文埤蒼廣雅

桂苑珠叢顧野王之玉篇陸法言之切韻各

有源系非干老聃而言墳典自我而出經籍

自我而生荒唐謬談侮弄明哲亦由相如上

林說盧橘夏熟楊雄甘泉賦玉樹冬蒨聽其

言則洋洋美耳究其事則杳杳空傳矧乎國

名虛設妄採他書大福堂改大堂而取名東

浮黎彷彿桑而立号南禪黎華重黎而標宇

西衛羅竊於迦維羅衛北方全收鬱單越名

十洲所不收神異所不攝地理無所紀括地

絕形名空闢五車了無一實偷鐘掩耳斯之

謂歟

周文王時為柱下史偽第九

第十九化云周文王時老君為變邑子時帝

紂荒虐天下塗炭乃乘飛颯之輪風伯前驅

彭祖驟乘降於岐山之陽西伯聞之拜為守

藏吏武王克商遷為柱下史作赤精經教文

王以仁義之道作璇璣經以授周公成王康

王之代世為柱下史昭王時有黑氣之祥此

佛生夜如十二道老君以八天隱文授昭王

入晉大微之事王不用之後感膠舡之難

辨曰蓋聞九頭五龍之紀重瞳四乳玃之書

全秦火漢之文黃魏白晉之典不聞文王師

於老子璇璣訓於周公但云文王師於太公

武王師於姬旦群書具載先儒盛談何乃違

於百家別張毛目蓬心瞽唱昧自生靈夫欲

聖人者且務其實無稽之談自招世誚案史

記別傳老子生於定王之世與孔子相接何乃妄為西伯之時乎既是聖人見紂荒淫宜盡力規諫匡其不逮而乃高乘飛輪奔而速道為忠臣者固若是乎昔日過關崔徐甲而為御乘薄輦之車今則乘飛輪輪周伯前驅彭祖駮乘何自高之不經乎况彭祖此時已

歿風伯不肯前驅文王自公劉以來世積仁孝美化行乎江漢仁慈及於行葦何待赤精之教哉周公制禮作樂代臨天下設金縢而表誓製周禮而流規何用璇璣之教乎昭王時號明君史無黑氣之變妄改白虹之兆而云黑氣之言授以隱文又成孟浪之說前云

老君為九天教主金闕帝君建七曜之冠披九色之帷乘八景玉輿駕五色神龍金闕之中坐玉帳之內仙童左奉玉女右陪萬聖擁隨千靈翊從老子既有如此高貴之位而不肯居返就守藏之職屈身為臣侍君之傍立柱之下晨趨暮拜端笏搢紳捨喬木之高迂

投幽谷之賤地翻上倒下以何謀哉變邑之号周書之所不載金闕帝君爰從道士虛張有名無實孰肯傳信哉風求影種電尋根此之謂歟若以昭王不信故感膠舡之難者秦皇求仙親臨海上凌波涉險莫遇神仙虛想安期之名不觀羨門之面沙丘道死鮑臭薰人漢

武好仙身著羽人之衣口飲天表之露縱樂大之說說信少君之詐術而身入茂陵竟無一補魏太武任冠謙之說建靜輪天宮廢竭人勞終感癘疾周武帝口服丹藥身服黃衣熱發晉陽失音而死唐武宗師趙歸真餌金丹藥會昌不滿早致崩亡近宋上皇信林靈素

遊月宮誦太極之章佩驅邪之劍而亡國破家身死東韓此之數君皆傾誠一志望享千年而遭患弥留竟無一驗說以膠舡之難不亦妄求人過乎幸人有愛君子不為也

前後老君降生不同後第十第一化云老子生在五運之前第二化中老子生下三氣之中第六化云老君姓李諱弘元曜靈字光明以上和七年歲在庚辰九月三日甲子卯時始育於北玄玉國天崗靈鏡山李谷之間玄靈聖母既誕之夕有二日出於東方九龍吐水月妃散花日童拂彩年五歲轉道凝真二十而有金姿玉顏有容雜親

超迹風塵後感元始下教授以爵儀 太章太洞真經紫微天帝玉清君以瓊輿下迎賜丹璽符書為上清金闕後聖帝君掌控十天河海神仙第十一化云老君以清濁元年七月一日託玄神玉精降太元玉女千三百年号無上老子一号大千法王第十二化云老

君以清漢元年寄九天飛玄玉女八十一年号高上老子第十三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甲午九月九日降元素玉女七十三号九靈老子第十化云老子以殷十八王陽甲庚寅歲建午月入於玄妙玉女口中八十一年至武丁九年庚寅歲二月十五日聖母剖左

腋攀李樹而生生即行九步步生蓮花九龍吐水具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道獨尊我當闡揚無上道法普度一切又云李靈飛得修生之道真妻天水尹氏於瀨鄉書寢見太上從天而下化為玄珠吞而有娠八十一年生而皓首曰

老子生李樹下指李為姓

辨曰夫星流貫象命之祥電繞樞星是顯軒皇之慶虹流華渚少昊於是膺期星冠月輪顯頊以之應瑞赤龍曉言旌帝堯雲屯鬱蒸實徵漢祖此則聖人神異譜牒具詳未聞老子初生三日共出九步周行月妃散花日

童揚彩之事且星隕如雨日有蝕之春秋書之以為異事李耳若有微瑞孔子何以不記乎且魯陽揮戈而返日淮南子有景公善言而退發新向貳師拔劍而泉流書中耿恭拜井而水出書中荀苟有奇相書為美談老既無文事必虛唱倚他大聖取為神奇夫聖人現相

雖有多途託化誕生事無兩舛世尊百億化身大千世界一時頓顯化緣事訖便入涅槃老子隨代降生以何大謬乎本是李耳妄改其諱李伯陽而云光明隱其本名而加美号史記真文一詞不錄道書偽說百種填填前

之後尋虛撫偽誑惑後人前說五嶽疑真二十八道後則八十一歲生而皓首自語予看何待他攻亳州瀨鄉實而不認北玄玉國虛而妄傳聃耳蓬頭謬說七十二相野合懷胎詔云周行九步採他釋瑞而為老奇將此薰蕕乱彼蘭芷北玄玉國山海之所不紀天崗李

谷地里之所詳王儉百家有百家諸弗闕至女之名何姓氏苑罕說玄妙之族案道士賈善翔高道傳序云伯陽起迹於姬周既云起迹於姬周則是老子不在商也明知陽甲之時本無李耳衰周之際始見老聃胡曾云

避亂入秦死葬槐里秦佚吊之三張而出斯  
良證也何更疑哉史記本傳莫知所終化胡  
浪語云過流沙將如來降誕之預合老子過  
關之氣汝雖巧會偽說孰憑案燉煌實錄云  
周桓王三十九年幸開豫庭與群臣對論古  
今王曰老聃父何如人也天水太守索綬對  
曰老聃父姓韓名虔字元早瘞跛下賤胎則  
無耳一目不明孤單乞貧年六十二無妻與  
鄰人益壽氏宅上牧猪老婢子曰精數野合  
懷胎八十一年而生老子生而皓首故號老  
君此本實跡蔽而不傳偷竊他能欲張老聖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言信歟

三番作佛偽十一



第三十四云老君告胡王曰使我弟子為佛  
汝當師之即使尹喜變身為佛與胡人為師  
今作桑門授以浮圖之法說四十二章經又  
云老君至舍衛國自化作佛坐七寶座身長  
百千萬丈徧滿虛空又云老君將欲再整釋  
教以周莊王九年乃於梵天命煩陀王魏  
乘月精託陰天竺摩耶夫人胎至十年四月  
八日右脇誕生後入雪山修行六年道成類  
佛陀衆号末牟尼至匡王四年解化太上命  
昇賈奕天為善惠仙人  
辨曰夫根深果茂源遠流長虎嘯風生龍吟  
霧起聖人利見皆有深源昔植善因今感妙  
果我佛世尊三無數劫積行累功六度無捨  
而求善提弃身命如恒河沙捐國城如微塵  
數莊嚴世界誘掖群生然後應燃燈記補迦  
葉位下生中印託化王宮七步周行指天地  
而猶貴三十二相映日月而爭輝四王捧足

出塵寰六年行滿而成道現身百億國土說  
法四十九年播聲教於人天摧外道於雙樹  
化緣事畢却返無為應物適時如是示現何  
待老子始化尹喜變身掩他神功矜為己勝  
佛生周昭之代老降定王之朝世隔一十七帝  
年經三百餘祀化已滿於天下教已滿於龍

宮家仰仁慈之風國遵釋氏之範豈假李耳  
重整煩陀再現援前者後誦誑庸愚昔日過  
關雇徐甲而為從奚有天人侍衛乎乘鹿柴  
車何有七寶之座乎廣賴聃耳焉有萬丈之  
身乎狡倭不經欺賢調聖鯤化為鱗蓋緣自  
變蛇蛻為雉匪假他功此皆物理自然陰陽

感召待時而發非他使然老子自是凡人身為  
臣子何能別生神聖更使尹喜作佛昧自心  
靈瞎他眼目恃禮慢聖殃報拔舌善惠仙人  
將登八地遇燃燈佛受無生記此乃世尊往  
生之号既然成佛功成果滿化緣事畢入於  
涅槃迂神常樂之鄉永入無為之境豈可作

佛事畢更作善惠仙人將後著前一何錯亂  
妄竊不真壞人視聽夫上天雖樂終是輪迴  
不免三災之殃難逃五衰之苦聖人超出生  
死苦樂兩忘高超三界之津獨步六塵之表  
何返歸天上却入囂塵雜汚我聖人欺謾我大覺  
此同弃天子之尊嚴慕廝養之賤役捨華堂

之廣廈悅葦屋之茅簷汝欣賈奕之榮我耻  
糞土之辱隋大臣楚國公楊素行經樓觀見  
壁間畫像問道士曰此何圖也道士對曰老  
子化胡成佛圖素曰承聞老子化胡胡人不  
受老子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  
道不能化何言老子化胡也道士不能加答

善哉楊素之言此通人之論也若胡人不先  
知有佛詎肯受佛之化乎以此考之則印土  
先有佛矣而言尹喜作佛老子始變何欺吾  
門之深乎樓觀尹喜故宅在關之南今道士居之仍在  
冒名僭聖偽十二

第四十八化云商太宰問夫子曰夫子聖人  
歟孔子對曰聖則丘何敢焉然則丘博學多識  
者也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二王善任  
智勇者聖則丘不知太宰曰五帝聖者歟孔  
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太宰曰  
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  
丘弗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

容有問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  
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丘疑其為聖人也史志經云孔子在  
魯老子在周以魯望周之洛陽故在西方蓋  
指老子為西方聖人也孔子問禮之時先有  
指龍之歎故此指老子也

辨曰夫自衛自媒婦女之醜行不矜不伐聖  
人之深能是以舜禹禹功嘉有勳而弗競孔  
子孟反孟之猶退厚而居薄由是美譽播  
千秋謙光輝於四海上之所引具見列子仲  
尼篇中古論論以謂此夫子推佛為西方大  
聖人之語也唐法法師對太宗之表張丞相

以未聞老子在周孔子在魯故指老子為西  
方聖人竊名冒聖欺我何多僭聖人者不仁  
言乖理者非智且道源之祖肇起黃帝非干  
老子老子師容成子演五千文縱然說聖不  
能趕於軒轅既三皇五帝孔子不推為聖返  
指老子而為聖人不亦過乎蓋我世尊功圓

萬行果證十身流光福於刹塵分身應於沙界不可以人事測不可以處所求實三界之大師是四生之慈父寰中獨步為王中之法王出世獨尊為聖中之大聖故能高拱覺場威行萬國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卜偃之文章端木之言語馬遷之辯

博葛洪之該通輔嗣之玄談左慈之神化並驅馳於域內言未涉於大方可為善世之高流難作出塵之聖者案天竺聖方群賢所聚過去諸佛共生於彼范曄漢書云後漢西域其土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故古昔賢能時有往者老子

西昇經云聞道竺乾今改為關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為不始不終永存綿綿是以西行又古本化胡經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空懊惱此則老子自指於佛為西方聖人也又黃帝夢遊華胥之國其國在弇州之西王邵注云此指西方天竺也又

周穆王時聞西方有大聖人出世心甚懼之乃使造父乘驂騶八駿西上崑崙觀日所沒以厭其氣又西極有化人來能返天易地聖力無方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築中天臺以居之化人引穆王神遊斯須之間已如數載又穆王五十二年如來示滅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連夜不滅王問太史意多是何祥也意多對曰西方有大聖人衰相現爾穆王喜曰朕常懼於彼今無憂矣此則竺乾勝方聖人居彼故得賢王西求化人東來也又張騫奉使西窮河源至於大夏聞崑山南有申毒國其人奉浮圖不殺罰乘

象而戰申毒即今印度也此則仁慈之風詳於漢史明也上之所引咸指印度以為西方佛生於彼故指佛為西方聖人豈說洛陽以為西方老子為聖人哉又云孔子先有猶龍之歎故此聖德指老子者意欲將孔子一期問禮之事便為老子弟子孔子曰吾無常師

主善為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學琴於師襄問樂於襄弘問官於郊子入太廟每事問有問稼曰吾不如老農有問圃曰吾不如老圃此明孔子虛懷納善汲汲於道尔豈有一事便為師哉蓋當時老子為守藏吏掌周公之禮典故孔子問之若以問禮便為孔子之師

則老農老圃亦孔子之師哉必不然矣沽名銜世求為人師君子不為也

合氣為道偽十三

第二十三化云老子以周昭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至函關尹喜既見邀歸本第說道德經二篇五千餘言尹喜扣頭曰願授其要

老君曰善乃為解道德之要曰道者謂泥丸謂泥桓者天德也理在人頭中紫氣下降下至丹田名堵謂脾也脾者中黃太一也黃氣能御理中宮萬物之母者謂丹田也丹田玄牝也居下元中半夜之時一氣下降周旋三宮同出而異名者謂精也一曰精二曰汗三

曰血四曰液故曰異名玄之又玄者謂左右腎也眾妙之門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為菜此係強道陵解有無相生謂口與腹也難易相成謂精與氣也此老子授尹真節要也又授尹喜神丹經金液經及八煉九還丹伏火之訣其方云金液還丹仙華流

高飛雲翔登天丘赤黃之氣成須臾當得雄分亂珠可以騰變致行厨靈童玉女我為夫出入無間天同符真精凝霜善沉浮汝其珍敬必來游又授九丹之名及歌曰

圓三五 寸一分 口四八 兩寸唇長二尺 厚薄均 腹三齊 坐垂溫

陰在上 陽下奔 首尾武 中間文

始七十 終三旬 內二百 善調勻

陰火白 黃芽鈔 兩漆聚 輔翼人

子處宮 得安存 去來游 不出門

辨曰夫道貴清淨德尚無為恬憺內持謙卑自牧不依此道別唱多端唯以行氣運功而

為修養失道德之淳粹垂自然之妙門虛設

巧言妄加穿鑿保丹田為至道守兩腎為重玄郵穢糞浮誑間里王喬羨門之輩非好

此方白石赤松之流不依此道丹經煉訣不見延年服餌食芝罕曾久視周武服丹而暗啞唐武服丹而早亡悞他多少賢良不守樂

天之旨既道德真訣理極於此則道藏餘文不足貴也今之道士更騁淺術或有扶寫而亂書祇貪夜飲或有驅邪而斷鬼誑人除凶或有拘環牆而內守此謂坐馳或有惜言語而不行此謂痴默或有熊經而鳥引擬彭祖而齊肩或有飲氣而息神効龜鶴而老壽或有運精而上腦謂挽河車或固丹田而內封謂之保養或有合氣而為道父子聚塵或有奪精而採神男女混雜扣齒謂之天鼓燕津謂之醴泉呼男根為金莖只圖強勁呼女竅為玉戶潛隱醜名呼童女為真人呼交構為龍虎嬰兒姪女鈔承丹爐故曰開命門抱真

人嬰兒回龍虎戲三五九天羅地網故張道陵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真訣在於丹田者玉門也唯以禁忌為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者尿孔也又道家內朝律云禮法男女至朔望日朝師入私房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常立

功德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道夫中御之道不得抄前排後失次第之序亦不得嫌醜愛美又云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兩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故老子云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蕊三五七九

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真行道平等昇太清此等歌訣義皆如是將斯媒以為真修不思歸根復命之言准行台氣鄙薄之術以此求道枉陷人倫以此超昇終身叵得以斯滅罪罪不可云以斯消災災不可退以斯求福福不可生以斯出家家不可出何異蒸砂作飯虛受劬勞鏡裏尋真終無所獲嗚呼棄驪珠而拾礫石豈非自誤他死沉苦海哀哉哀哉

偷佛神化偽十四  
第四十二化老子入犍竭國珙帝有相以化其王立浮圖教名清淨佛号末摩尼至善衛

國自化作神從天而降天人侍衛現身長百千萬丈又至蜀賈降胡王又王子火不能燒鑊不能煮水不能弱胡兵百萬弓矢劍戟一時摧落飛電八衝擊如霹靂人馬驚仆北郭先生空中頌讚又至條支國手撥大山至拘薩羅降伏九十六種外道至迦夷羅國左手

把日右手把月載於頭中天地冥暗山飛石裂海水逆流山川空行又至于闐於南梁山示教胡王令尹喜化作金人身長丈六項佩圓光足踏蓮花從空而下拜禮老君謂胡王曰此吾弟子與汝為師又留神鉢令得法味又於毘摩城地變金色放九色神光遍照塵

沙國土即有赤靈真人中黃丈人太一真君九宮六丁八卦神君青龍白虎散花玉女淨雲而至老君坐七寶座燒百和香奏鈞天樂又有八十餘國諸王妃后皆來聽法留尹喜作佛及鉢於毘摩城却昇天去老君又於葱嶺降大毒龍遍歷五天於耆闍山獨木樹下

化玉座與王說浮圖度桑門二千五百人受以戒律又六十六化云于闐國毘摩城伽藍是老君化胡成佛之處中有石幢刻記其事云東方聖人号老君來化我國下引八學士議證其事跡辨曰案後漢西域傳三國志魏隋書西域志

圖六一卷老四十四卷合一百卷成西域志並紀西天五印有佛聖跡或幢或柱咸勒其事不說老君曾留名字初張騫西來始傳浮圖之說至於今代國使往還無不百人並不見老君西化之說古谷皇帝西征盡海所到之地准有佛僧行近西北海有一國土城中佛塔森然若林彼國君

王惟是和尚又唐王玄策奉使西行至摩竭陀國於耆闍崛山及佛成道處成述碑銘諸佛聖化未聞說有老君之事云云又溘然居士龜從太祖西征于闐及可弗又國越天山過焉嶺風化具詳亦未知有老子之事即今頭列大王

皇帝親弟鎮守西域在尋思干西南雪山之西使命往還來往不絕除親諮詢老化云並云無聞則老子神異道書偽出既非通論何足信哉

夫顯明神聖至人之能是猶狗偷狡兒巧倖且聖王之立教也自近化之然後及遠故書

叙堯之盛德先親九族然後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然後協和萬邦故能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文王之德先刑寡妻後清四海故遠方慕義九譯而來老君為杜史之時周道不興諸侯擅權大夫執政上陵下階州土日促李耳既有神聖即合拯頹扶弱富國安民使君臣

各位不相逾僭何乃九州遠奔一身西適若能自己家鄉顯大靈異九族光榮一門謹慶不亦妙乎而八十四年茂無奇異雀人駕車西過函谷身死扶風今有扶風縣偽云西去纓踐荒胡即有神通神州中原全無一驗無人見處便唱萬端偷佛勝能巧說附會佛

之神異西經具載今有聖跡老君靈變東史不書以此驗之虛實見矣明眼君子試聽根由世尊上切利天為報母恩三月說法李耳效之亦昇大微世尊成佛不起道樹而昇六天老子做之亦遊九天世尊菩提樹下示現降魔弓矢盡變老君亦推劍戟世尊向拘尸

那國路擲大石老君亦撥大山世尊說大集經並集諸王老君亦會八千餘國世尊北游降阿波羅龍王荊留其影老君雪山亦降毒龍世尊於本行經說九十六種外道老君亦降九十六種外道世尊現大神力須弥山王涌沒低昂老君亦山飛石裂海水逆流世尊

留下神鉢以福群生老君亦留神鉢世尊右脇而生老君剖左腋而出世尊周行七步表圓滿七聖財故老子乃行九步安合陽極之數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老君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佛說真應二身顯其權實老君亦說真身法身佛說身有四種謂法身報身

他化身身老君亦說虛皇元始道君老君佛說三界彼說三清佛說三輪持世彼說三氣下運青龍白虎像彼金剛玄中法師倚於聖者學禪庭而建方丈依佛宇而樹法堂以至歌讚得唱之文鍾鼓雲板之飾祭靈送死懺悔消災九幽懺文二十四願戒全係華嚴十地十不善法集

成據釋有者彼便立之此處若無彼不能制則知凡百立事全取佛門代代穿鑿人人妄起金鑰相混智者難分本欲粧點自家翻成混沌鑿竅耳目具矣真神喪焉弃道德之真文收偽說之澆薄教門中折誰之罪歟且北郭先生本侍漢武今隨李老愈見後增又南

梁山及毘摩城本佛聖跡望合其事屈相附會恐人不知今具出之案西域記云于闐國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窟今改室稜伽山中有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佛至此為諸人天略說法要若有石室現有羅漢入滅盡定以待慈氏此則非老君明矣又曰王城東

三百餘里有娑摩城中有彫檀立佛之像高二丈餘甚多靈異時放光明隨有疾病禱之即愈此像本是優填王造佛滅之後凌虛而來以福此土釋迦法盡像入龍宮評曰據此記說文甚昭然佛之聖蹤欲為老跡汝雖巧會且宜三思駟不及舌請君隱隱入學士讀

雖號唐人唐書列傳一無名姓况後所議不入要策進退兩求並無可據設欲廣辨枉廢詞章道士虛陳不勞煩叙雖有負半千名傳無化胡經議詳此認經古今排擯唐中宗禁之於前代見魏略今世宗斷之於後朝見唐書胡此苦實真文孰敢除滅而無識道士恒踵

斯跡使老子獲僭聖之罪俾道人招謗佛之愆王浮已在地獄史志經又投園戶老子本欲隱遁志經推出戶庭重歸根之本心轉流浪於他土執迷不返固妄難除同木石之頑置似藥酒之眩眩今之辨折要破狂心返正道於醇源引邪徒於坦路知道德是賢者之語識化胡是妖怪之談弘老子謙靜之風抑道士誇衒之弊皆遵斯訓雅道長興如曰不然覆車及之爾

論曰大法東流千有餘載時君信毀代涉滄隆邪正爭衡未曾勝釋而道士為僧前後三代初漢明帝夜夢金人飛來殿庭項有日光

遂遣使西求佛法從此入洛既圖於顯節陵上又經譯在蘭臺室中而道士矜能欲騁薄伎摩騰暫現神異無不歸心佛教鍊而愈精道書焚而火化由是改邪入正落髮為僧北齊高祖文宣皇帝投誠佛理銳意法門而道士無知縱其私憤騁螢光之耀掩龍燭之輝文宣試之一無可驗

聖上匪施於寸刃修靜納款於轅門剃髮去冠一皆為釋我聖朝蒙古皇帝深仁睿聖跡道多能英謀勇於八紘威稜擅於萬國留心佛理備曉正邪究道教之鹿浮達釋宗之要妙首行明詔特與

掃除欽惟

今上皇帝稟太易太初之質資天皇天帝之靈道契百王播厚風而有德智周萬物弘至治以濟時若未尼珠豈受織塵之汚如軒轅鏡寧容片垢之惑故能英明獨斷亮察是非息道士之虛聲識僧徒之實理敬承先制重

與辨明具召兩宗詳其優劣陣旗未展銜壁倒戈空談六韜之謀不補三代之失脫袍刺髮盡付釋門蓋以邪法易摧是真難滅匪經爐韜何顯真金妖氣於是屏消佛日於是高朗使迷途者從茲返路溺喪者於是知歸為今代之銓衡作後來藻鑑但佛教慈仁本無

爭競邪徒狂狷妄說多端以汝不平起我分別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良在斯矣夫儒道釋三教約其懲惡勸善則三教皆可遵行較其宗趣淺深則不能無其優劣漢唐已來固有定論不待餘人妄生高下佛教慈悲利生為本老君謙退遠害為功儒

法濟民忠孝為首忠孝行則可以全家國播身命謙退行則可以解紛爭除後患慈悲行則可以濟群靈窮性命必淺至深表裏相救亦由天有三光互相顯照鼎有三足共力扶持然道宗多偽別唱規模欲置古今獨超儒釋然前賢後哲各著典謨咸遵於佛不言老

聖業文自驗何必強爭孔子對太宰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出列子老子云吾師化游天竺善入泥洹此出老老推佛為聖人也符子云此出老老氏之師名釋迦文後漢牟子云此出老堯舜周孔老莊

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麒麟尚書令闕澤對吳主云若將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之遠矣何以明之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主善之加太子太傅此出齊書比齊光祿大夫顏之推出云齊書佛家三世之事

信而可徵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豈徒六經百氏之博哉非堯舜周孔老莊所能及也唐秘書監虞世南帝紀史論云老子之義谷神不死玄牝長存久視長生乘雲駕鶴此域中之教也釋氏之誥空有不滯人我兼忘超出生死歸於寂滅此象外之談者也後周王褒度

誥唐李思慎釋道十異深有旨趣不勞繁出智者知之後周王褒誥道十異在梁弘明十異又在清涼華嚴大教中今上皇帝嘗有言曰世人將孔老與佛稱為三聖斯言妄矣孔老之教治世少用不達性命唯說現世止可稱為賢人暗符班固九等賢人之階及晉孫盛有老子人表老子列在賢人之階及晉孫盛有老子人表老子列在

佛之垂範窮盡死生善惡之本深達幽明性命之道千變萬化神聖無方此真大聖人也自今已後三教圖像不得與佛齊列唐李商隱字義三教贊曰儒吾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龍吾不知聃師也以此酬校穹壤懸殊

以此求宗蘭萬自辨且夫其流易曉闡澤之對天分對天分其理難惑思慎之文海截李思虞世南之著論岳峙淵渟通經顏之推之述篇雲開日朗但以去聖時遠魔偽亂直苟非其人道不虛設仰惟今上皇帝受佛付囑不忘護持萬機之餘留

神釋典西天德士東土明師屢詢三藏之言妙達一乘之旨偏欣論議頗尚昆尼窮性相之淵源達釋道之優劣龍蛇易辨天眼難謾卷氣授於九霄布慈雲於四海再燃蕙炬荐燭智燈為法宇之棟梁作釋天之日月祥遊叨生像季慶遇

昌時每有雅談預聞座末載欣載抃述頌曰

二儀始判 三才肇分 樹君建國

爰濟斯民 義軒以來 五運相襲

金朝政衰 玄天繼迹 太祖撥亂

世宗建隆 篤生我后 紹美前蹤

納款南宋 聽獻西荒 梯山航海

萬國朝王 天縱神聰 生知妙道

建寺龍庭 誦經瓊島 道士庸愚

鳴張老聖 銜彼魚目 掩此金鏡

聖明懸鑑 特出狂談 一言逐北

萬古司南 佛日高懸 法雲廣布

九有回光 四生蒙福

保龍圖而鞏固 慶風曆以弥新

繞金輪而永曜 調玉燭而長存

邵鴻名於帝錄 煥大寶於蒼旻

播皇威於戎夏 等真國於乾坤

躋黎元於壽域 享邦國之來賓

教王道之坦坦 宜子孫之仁仁

聖皇延於萬載 懿后樂於千春

四三皇而五帝 曾何唐漢之足云

後記

余昔見唐人譏道士云出言很穢誑妄不真使人奉者不仁不孝家生象貌之兒無禮無親世出豹狼之子又見新落髮道士罵長春

宮家云教門無事汝等受榮教門有害使俺受辱尊稱掌教披東藍袍日無素食月有佳宴粉白黛黑滿目歡呼蜂首蛾眉終宵私樂賄他上分之饌受他整折之恭味天謾心今日自感乍聆此語以為不然今此觀之未為過也老子生於瀨陽之鄉終於槐里之地此

本墳隴奔而不修恣荆棘之荒涼任狐兔之蹂踐年終臘節孰聞道士之蒸嘗獻歲秋成弗觀女冠之約祀行人為之隕涕見者為之哀矜而漫說化胡之妖言流落他邦而不返王浮發乎餘竅志經又揭臭風使老子重玄之妙門到此掃地而蕩盡且今八十一化其

中五十餘化偷佛效類二十餘化道聽塗說唯有一化言老子受尹喜道德真訣全將合氣運精而為立功不以清淨為心專以交遊為道以斯祈福福云何生以斯禳災災云何珍祥遇仰荷宸恩忝充釋子剝心守道閉戶閑居待殘喘

於桑榆無求辨於邪正憤志常之奸狡嘉少林之甄明蕩化胡之穢談返過占之寺宇光輝釋範臣弼真乘功蓋補天業隆立極雖摩騰見美於漢朝法上溢名於齊代法上比齊士爭論道以今校古曾何足云哉加以主上明聖洞曉佛心知玉石之不同審薰蕕

之異氣佛是聖中之大聖老足賢中之大賢既天壤之玄殊亦珠礫而異價由是特回天睽目察實虛偃彼濁風朗茲慧日祥邁預斯嘉會慶躍心靈希前代之清塵仰先哲之洪範輒憑古典斥破今圖按妄說之根株折志經之誑辨本願未墜瓦解冰消豈唯千載

之措模亦頭一時之奇事靡敢遺於龍藏亦  
可續於弘明唱斯言而不慚其英能而知賞  
撥我華者難與言論云至元單闕之歲孟春  
絕筆道者山大雲峯禪寺洒掃比丘祥邁記  
欽奉

聖旨禁斷道藏偽經下項見者便宜收取

化胡經王洋 猶龍傳 太上寶錄

聖紀經 西昇經 出塞記

帝王師錄 三破論齊人張融

十異九迷論齊李 明真辨偽論吳

十小論吳 欽道明證論齊

輔正除邪論吳 辟邪歸正議杜

醜邪論梁 辨仙論梁 三天列記

謗道釋經破大藏經林重 五公問虛無經

三教根源圖大金天長觀道

混元生三清經 九天經 赤書經

上清經 赤書度命經 十三虛無經

藏天隱月經 南斗經 玉緯經

靈室二十四生經 歷代應現圖

歷代帝王崇道記 青陽宮記 紀勝賦

玄元內傳 樓觀先生內傳

高上老子內傳 道佛先後論

混元皇帝寶錄

長生天氣力裏

大福慶護助裏

皇帝聖旨道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隨路

宣慰司按察司達魯花赤帶民官管軍站

人匠等官并衆先生每在前

蒙哥皇帝聖旨裏戊午年和尚先生每折證

佛法先生每輸了底上頭教十七箇先生

朝頭做了和尚更將先生每說議做來的  
化胡等經并印板都燒毀了者隨路觀院  
裏畫著底石碑上鐫著底八十一化圖盡  
行燒毀壞了者廢道來如今都功德使司  
奏請路先生每將合毀底經文并印板至  
今藏著却不曾毀了更保定真定太原平

陽河中府王祖師庵頭關西等處有道藏

經板這般奏的上頭教張平章張右丞焦

尚書泉總統忽都于思翰林院衆學士中

書省客省使都中書省宣使苦速丁淵僧

錄真藏僧判來講主長老等張天師祖真

人李真人杜真人衆先生每一同於長春

宮內分揀去來如今張平章等衆人每迴

奏這先生家藏經除道德經是老君真實

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演說多有詆毀釋

教偷竊佛語更有收入陰陽醫藥諸子等

書性性改易名号傳注訛舛失其本真偽

造符呪妄言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夫妻和

合有如鴛鴦子嗣蕃息男壽女貞誑惑萬

民非止一端意欲貪圖財利誘說妻女至

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男為君相女為后

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等

及令張天師祖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試之

於火皆求哀請命自稱偽妄不敢試驗今

議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有道藏說

謊經文并印板盡宜焚去又據祖真人李

真人杜真人等奏告據道藏經內除老子

道德經外俱係後人捏合不實文字情願

盡行燒毀了俺也乾淨准奏今後先生每

依著老子道德經裏行者如有愛佛經底

做和尚去者若不為僧道要妻為民者除  
道德經外說謊做來底道藏經文并印板  
盡行燒毀了者今差諸路釋教泉總統中  
書省客省使都魯前去

聖旨到日不以為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軍

民人匠鷹房打捕諸色人等應有收藏道

家一切經文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添氣

力用心拘刷見數分付與差去官眼同焚

毀更觀院裏畫著底石碑上鐫著底八十

一化圖盡行除毀了者自宣諭已後如有

隨處隱匿道家一切說謊捏合毀謗釋教

偷竊佛言窺圖財利誘說妻女如此誑惑

百姓符呪文字及道家大小諸般經文若

所在官司不添氣力拘刷與隱藏之人一

體要罪過者外民間諸子醫藥等文書自

有板本不在焚限准此

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長生天氣力裏

皇帝聖旨宣撫司每根底城子裏村子裏達

魯赤根底官人每根底張真人為頭兒先

生每根底宣諭的

聖旨馬兒年和尚先生每持論經文問倒先

生每的上頭十七箇先生每根底教做了

和尚也已前屬和尚每底先生每占了的

四百八十二處寺院內二百三十七處寺

院并田地水土產業和尚根底回與也麼

道張真人為頭兒先生每退狀文字與了

來又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經等文字

印板教燒了者石碑上有底不棟甚麼上

頭寫著底文字有呵盡都毀壞了者麼道

來又已前先生每三教裏

釋迦牟尼佛的聖像當中間裏塑着有老君

孔夫子的相兒左右兩邊塑着有來如今

先生每把已前躰例撇了

釋迦牟尼佛的聖像下頭塑着有麼道這般

說有依着已前三教躰例裏做着

同二

釋迦牟尼佛的聖像下頭塑有呵改正了者

麼道斷了來如今少林長老為頭兒和尚

每奏告教回與來的寺院內一半不曾回

與了的却再爭有又說謊做來的化胡經

等文字印板一半不曾燒了有三教也不

依着已前躰例裏做着麼道這言語是實

那是虛真箇這的每言語一般呵一般斷

了者別了呵怎生行的依着已前斷了的

內不曾回與來的寺院有呵但屬寺家的

田地水土產業回與了者說謊做了的化

胡經文書印板不曾毀壞了的有呵毀壞

了者三教也依着已前躰例裏做着俺每

的這

聖旨這宣諭了呵已前斷了的言語別了呵

寺院的田地不回與呵爭底人有呵斷按

打奚罪過者又這和尚每有

聖旨麼道已前斷了的已外不屬自己的寺

院田地水土爭呵不怕罪過那甚麼

聖旨俺每底鷄兒年六月二十八日開平府

有的時分寫來

長生天底氣力裏

掌哥皇帝福履裏

薛禪皇帝潛龍時令

旨道與漢兒州城達魯花赤管民官僧官僧

衆道官道衆人等據少林長老告稱

掌哥皇帝聖旨裏委付布只兒為頭斷事官

斷定隨踏合退先生住寺院地面三十七

處却有李真人差人詐傳

掌哥皇帝聖旨一面奪要了來這言語問得

承伏了是李真人差人詐傳的上頭如今

只衣先前的

共六

聖旨委付布只兒為頭斷事官元斷定三十

七起地面教分付與少林長老去也准此

戊午年七月十一日開平府 行

大元至元辨偽錄卷第二

元至元辨偽錄卷第二

校勘記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一 八頁上一行「元至元」，徑無。

一 八頁中六行「妄說」，徑作「妄談」。

一 八頁中二一行「文藉」，徑作「籍

籍」。

一 八頁下二五行夾註「文王」，徑無。

一 九頁中六行第一六字「中」，徑作

「云」。

一 九頁中一三行首字「超」，徑作

「迢」。

一 九頁中一六行「清濁」，徑作「清

漢」。

一 九頁中二九行「瀨鄉」，徑作「厲

鄉」。本頁下二一行同。

一 九頁下四行「晻曖」，南作「晻曖」。

一 九頁下末行夾註左首字「去」，南

作「住」。

一 一〇頁上七行第八字「度」，徑作

「乾」。

一 一〇頁上一四行第五字「云」，徑作「化云」。

一 一〇頁中二〇行「上天」，徑作「人天」。

一 一〇頁下二行「印土」，徑作「印度」。

一 一〇頁下八行「二王」，南作「三王」。

一 一頁上六行「卜偃」，徑作「卜修」。

一 一頁中二九行首字「真」，徑作「喜」。

一 二頁上一五行末字「比」，徑作「此」。

一 二頁上二〇行第一〇字「糠」，徑作「甌」。

一 二頁上二三行第五字「化」，徑作「化云」。

一 四頁上二七行夾註右第二字「順」，徑作「十」。

一 四頁中三行第一七字「謾」，徑作「瞞」。

一 四頁中一八行第六字「生」，南作「土」。

一 四頁下六行「瀨陽」，徑作「厲陽」。

一 五頁上六行小字「收取」，南、徑作「燒毀」。

一 五頁上七行「太上實錄」下，南、徑有夾註「宋謝守灝撰」。

一 五頁上一二行小字「杜光庭」，徑作「杜庭」。

一 五頁上一三行「三天」，徑作「三光」。

一 五頁上一六行「混元生」，南、徑作「道先生」。

一 五頁上末行第一〇字「頭」，南作「須」。

一 五頁下五行「不以」，南作「不問」。

一 五頁下二〇行首字「魯」，南、徑作「魯花」。

一 六頁上三行第一二字「者」，南作「著」。

一 六頁上一六行「做了」，南、徑作「做來」。

一 六頁中末行「大元至元」，徑無。

大元至元辨偽錄卷第三

大都路道者山空靈輝寺傳法沙門并通奉勅實錄

夫三聖人教列於中國猶鼎足而峙以扶皇化天子之言仁義者執於不道之士也老子之守謙退者息於躁覽之徒也釋氏之談性命者欲令返源也而叔葉紛論獨師已見自矜自勝迷本迷宗蓋不達道之通途守於一

岐之說也殊不知仁義行則人人陷於君子之徑矣謙退行則人人杜於貪嗔之求矣性命明則人人達於妙道之源矣不如是者何為達士君子乎仲尼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幾於此矣而晚世道士專尚誇誕以誦詭不經為奇異以誑妄不真為妙門

弃二篇之醇濃雜三張之穢術王害風以顛狂為至德不識道之淵源丘處機以行鸞為神奇失全真之要妙西行萬里不明對主之談東迴三年偶合標其殊異欺人調聖於街自高始為烏有之談終成無是之說古來矯妄且略不言今朝行事且陳數段我太祖貞吉思皇帝龍飛朔野虎步中原膺寶曆以匡圖赴昌期而司牧順天革命戡亂定功軍國雖煩留心覺路首頌恩詔護持佛門大聖神化不可測量所在形儀無得損壞隨處寺宇所有田地水澆上地水碾水磨寺用什物

九是佛底並令歸還莫得侵占大小科役鋪馬祇應並休出者出家僧人是佛弟子與俺皇家子子孫孫念經告天助修福者九是僧人去住自在休遮當者有歹人每倚著氣力撥擾佛寺奏將名姓來者後代明君成遵此式而魔辨通真妄生高下咸言丘公關三教

之基為儒釋本地試叙首末請詳臧否初全真之興事非振古按元裕之重陽真人碑云金朝正隆中有王世雄者三輔人也少以任俠見稱中歲忽有所得遂弃家事浮沉酒間

狂遂目王害風焉後遇德表二道士汲水飲酒狂縱愈甚校槍難測於縣東城基止之以活死人目之居之二年移於劉裝庵大眾不聚於三人庵不構於二屋自是棲遲土窟託處窮巷破裘敗絮以裹其身執杖探瓢乞食自濟效癡禪之守默坐環牆而自拘嘗謂禪僧達性而不明命儒人談命而不言性余今兼

而修之故号全真行丐而東至軍海軍得弟子馬丹陽丘處機劉譚郝九七人全真之教乃大行焉後其徒潘志源等致范君幕府致之王君書數命元裕之述碑贊德裕之引葛洪稚川之於晉陶淵真白之於梁寇輔真之於魏司馬子微之於唐陳圖南之於宋

叙此數賢皆不及之曲成其美而全真之輩謂不先故好問之文立而後毀其徒又發社順寶塔聯環金骨埋於世雄壙中為王害風之舍利焉金朝世宗章宗其風使楊尚非世之共聞道士丘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号長春子師王害風繼唱全真本無道術

有劉温字仲祿者以作鳴鑼幸於太祖首信辭說阿意甘言以醫藥進於上言丘公行年三百餘歲有保養長生之術乃奏舉之戊寅中應召北行丘公倦於跋涉爾上西征表求特使中書湛然温詔召之丘公遂行初上西征大石林牙及

可弗又國盡有其地唯算端汗奪破乃滿之地軍馬強盛據有尋思干城或云木思干城聞上西討即南走入缺門道於大雪山南潛趨印度上率眾襲之駐驛大雪山南辛巳冬十一月十八日丘公至尋思干城以雪山大雪屯谷可有二丈深不可行且止城中壬午

夏四月初五日始過雪山達於行宮至上前數拜退身致敬禮畢然後入帳上問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躬丘公逡巡拱身答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以言實賜以馬乳時迴旋山賊亂於密迹且令丘公還尋思干城期以十月再詔八月

後旬丘公復至行宮凡有所對皆平平之語無可採聽問其年甲多少偽云不知考問神仙之要唯論固精養氣出神入夢以為道之極致羨林靈素之神遊愛王害風之入夢又舉馬丹陽恒云屢蒙聖賢提獎真性遨遊異域又非禪家多惡夢境蓋由福薄不能致好

夢也又問湛然居士觀音贊意中書輕而不吝而有識聞之莫不絕倒既而東迴表求牌符自出師号私給觀額自填聖旨堪味主上獨免丘公門人科役不及僧人及餘道眾古無体例之事恣欲施行上之所說湛然居士編入西遊錄中備明丘公十

謬迴至宣德等州屈僧人迎拜後至燕城左有鼓贊持力侵占使道徒王伯平騶從數十懸牌出入馳躍諸州便欲通管僧尼丘公自往薊州特開聖旨抑欲追攝甘泉本無玄和尚望其屈節竟不能行西京天城毀夫子廟為文成觀景

州奪龍角山賈先生改為冲虛觀後僧欲爭丘公移書從樂居士聞過飾非平谷縣水谷寺正殿三身皆劉齋絕手悉打洞中改觀居之太原府丘公弟子宋德芳占淨居山穿石作洞改為道院立碑樹号相州黃華山隋唐古刹碑刻存焉道士占定混源西道院本崇福寺道士占訖灤州下縣數坐佛殿道士拆訖并毀佛像檀州泰谷山靈岩寺昔是鄒衍大律之廳堂殿廊庶悉皆完足全真賈志平王志欽倚著丘公氣力蕩除佛像塑起三清石幢子推入洞中有底田園占佃為主改名大同觀檀州木林寺正殿懸壁壬子年全真許知觀拆毀塑像改立三清号為天寶萬壽宮良鄉縣東南張謝村興禪寺地土棗樹林榆園并外白地丘公弟子孔志童強占種佃欺侮尼衆如此等例略有數百雖莊蹻狼戾於南荆盜跖跋扈於東魯方今剽劫未為過也不以道德為心專以攘奪為務後毒潮發作卧於廁中經停七日弟子移之而不肯動疲困羸極乃詐之曰且偃之與寢何異哉又經二日竟據廁而卒而門弟子外誰人云師父求福編丘公錄者李浩然即日登葆光而化異香滿室此皆人人具知尚變其說餘不公者例皆如此故當時之人為之語曰一把形骸瘦骨頭長春一旦變為秋和雖帶屎亡圍廁一道流來兩道流斯良證也大道四祖即丁亥年七月初九日也後道士志常字浩然号真常子替冠自整紹復前蹤檢道士之財買王臣之意媮薄巧飾趨媚時流虛冒全真之名不行道德之實泉鳴正道虎視釋家

挾邪作威侵占佛寺襲丘公之偽跡扇殘賊之餘風縱群下之剽奪任私情之毀撤打佛像而安老像廢菩薩而作天尊貪得忘仁窺求無度他處遠近恐人未慮且叙京城及內屬州縣占奪寺舍侵植田園磨毀碑幢損滅佛像畧舉一二驗知虛實京通玄閣觀音院正殿三間塑畫完具李志常遺本觀道衆打絕聖像塑著三清雖屢陳訴抗詔不與今雖革正而街西院舍近三十楹尚未分付京淨恩禪寺正殿房寮方丈庫舍五十餘楹殿內無量壽佛十六觀像金碧炫目女冠改作修真觀永占住持京憫忠寺東塔院大道信道姑占守住坐京慈聖院長春宮薛道錄改為玄都觀占住京寶塔寺經藏院天長觀下任道姑福童占定住坐京資聖寺唐遼舊刹前後通街地有三十餘畝房有百十餘間全真華志朗改作葆真觀占定住持京顯花門外金橋寺正殿釋迦渾金成就全真張知觀拆毀大殿平治基址安先生丘塚改作墳地京銅馬坊建福院全真鬚頭張先生占改任坐京春臺坊西萬盈坊弘教院正殿聖堂僧寮厨庫菜園石碑盡被樊先生拆打訖却將木石於戴外郎宅東蓋訖天齊仁聖廟京西北隅吉祥院長春宮占作窯場煉丹經今聖旨斷定由未分付玉田縣北鄉妙峰院全真榮道士盡行拆訖於田家莊蓋女冠楊道姑路道姑住坐通州在城觀音院前後正殿厨庫僧房全真陳和童打壞觀音改塑老君易名通仙觀宛平縣齋堂村靈樂寺全真劉

知觀把釋迦太子賣與他人火爆石碑藏了銅鐘拆訖佛殿壞了舍利寶塔平蕩墳林蓋作通仙觀塑起三清涿州在城設濟院有舍利塔七層五十餘尺全真賈先生夜間拆了塔尖本官詰責逃了甲寅年改為齊仙觀涿州行滿寺觀音殿有白玉石觀音菩薩坐高三尺有鍊禪任志堅夜中打破共十一塊并占訖寺院改為永寧觀住坐廣因寺常住位舊堂成備全真梁先生改作十方觀住坐平谷縣曆西寺正殿聖容全真王知觀打壞塑像占植栗園磨了石碑耕了地土文家莊水谷寺殿宇三門雲堂庫房水碾園土全真王知觀打了塑像却塑老君并獨波寺正殿拆訖占植栗園改作道院順州年豐龍泉寺麻地寮園并余白地盡被馬法師占定改為大道觀安次縣北臺寺全真羊皮李占佃普慈寺楊道姑占訖蓮化縣臺山寺下院靈應山栗園劉先生占淨因院羅文谷栗園張先生占植縣東北般若院大殿中曠寺雲堂淨家谷雲堂三門盡被張先生拆了蓋作開陽觀蔚州天香寺栗園地土盡被王道政占佃舍利寶塔高四十尺王道政拆訖塔上鉄竿亦自使了又拆了墳塔十三座甘泉山下院水碾一所孫先生強行蓋了報國寺下院栗園賈先生占了崆峒山下院田地栗園吳先生蓋觀占守如此等例寧可具詞其餘東平濟南益都真定河南開西平陽太原武朔雲中白雷遼東肥水等路打拆奪占碎磨磨碑難可勝言畧知名者五百餘處皆李志常之所主行又自覽貢獻圓米果木蜜煎茶薑馳驛

馬正每歲上下要君取禁不以謙退為心專以衍名為務壬辰中合罕皇帝吊民洛汭問罪亦恐急於外征未遑內整而志常軒心狙妬欲欺佛家蔑視

朝庭敢為不執秉國軍擾攘之際當羽檄交馳之辰縱庸鄙之徒作無稽之典令孤璋首

集偽說史志經又廣邪文菽麥不分古今匪辨採王浮之詭說取西昇之鄙談學佛家八

十二龕糝老子八十一化要合九九之數實故二篇之風舉李耳在於虛無之前屈文降

於周莊之代倚竊佛敎增闡多端欲高釋氏之前乃說李耳在陽甲之歲欲登儒者之上

乃立九歲在太易之先欲同佛家五方如來乃說五方出法度人擬偷佛經世界初成風

輪下布乃說氣射往來變作彌羅之氣如此之事一一難陳祇欲混自濁流濫彼清濟金

輪相雜涇渭難分調聖欺賢蔽蒙天下瞎他正眼昧自心靈天遏佛門溝壑正道微慢典

憲不懼朝章使秦川道眾暗板流傳遠地焚楊欲妨自害不遇

明聖真假孰分佛法中興待時而顯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哉

掌哥皇帝克岐克嶷曰聖曰明布政簡嚴聽達神武修祖宗之令典酌先代之洪規率由

舊章不忘外護初鑄國寶先替佛門九是僧人並無後賦 聖旨特賜那摩國師白金二千定

兩修福佛門又令勝庵主發黃金五百兩白金萬兩於昊天寺大作佛事 七日方滿 道

門志常以八十一化圖刻板既成廣張其本若不遠近咸布寧知李老君之勝宜先上播

朝廷則餘者自然草靡乃使金坡王先生道人温的罕廣費其本遍散 朝廷近臣土魯及乞台普花等並授其本時少林長老裕公建寺鶴林

皇上欽仰因見其本誘訕佛門使學士安藏獻呈阿里不哥大王誅其偽妄大王披圖驗

理閱實甚虛乃奏天子備陳詐冒破滅佛法敗傷風化

天子未詳真偽俾召少林長老及道士李志常於大內萬安閣下共丞相鉢刺海親王貴戚等譯語合刺合孫并學士安藏

帝御正座對面窮考按圖徵詰志常一詞罔措拱身叉手唯稱乞兒不啻而已推以不知

少林讓曰汝既不知何以掌教志常又默無言少林因曰道士欺負國家敢為不軌今此

圖中說李老君生於五運之前如此妄言從何而得且史記老子與孔子同時出衰周之際故唐初秀才胡曾詠史詩云七雄戈戟亂

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任便將徐甲去流沙此則周末時人明矣何乃妄構此說謾昧

王上乎志常曰此是下面又人做來弟子實不知也少林又曰老子既是大賢宜當佐國安民臣君不速何乃坐視亂云西去流沙忍

而不救乎自己家鄉而不能整且欲遠化卷胡不亦謬哉此同頭上火燒而不能却且欲遠救他山之火縱是愚人亦知迂誕志常擬

默無言面被汗出少林重奏曰道士欺謾朝廷遠速倚著錢財壯盛廣買臣下取媚人情恃力凶懷占奪佛寺損毀佛像打碎石塔

王泉山白玉石觀音像先生打了隨題石幢先生推倒占植寺家園果禁榮水土田地大畧言之知其名者可有五百餘處今對

天子悉要歸還而志常情願吐退別無酬答少林又曰此化胡圖本是偽造若不燒板難

墨邪源志常唯言情願燒却更無申說上曰我為皇帝未登位時舊來有底依古行

之我登位後先來無底不宜添出既是說謊道人新集不可行之時勝講主瞋目詈之指

為畜類塊然無對帝謂群臣曰道士理短不敢酬答也少林翌日復上表云

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野人誠恐頻首頓首謹言

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枉錯諸直能使直者枉此二者賞罰之源治亂之機莫不

發乎其中矣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故三皇五帝垂拱南面其政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

是以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及三代以降姦宄日萌故聖賢間生

應時設教或洗之以道德或封之以仁義以防微後世之弊也於是我 釋迦大覺以周

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於天竺父曰淨飯皇帝母曰大衍聖后慶感白

象駕日輪忽墜於懷覺時乃娠誕彌厥月聖母攀枝右脇神化而生列宿櫛於紅蓮九龍

沐以香水三十二相以嚴躰八十種好以隨形指天地以稱尊現吉祥而應世四門觀苦

午夜逾城六年苦行以圓曠劫之因萬德周身以克多生之果教談三百餘會化揚八萬

之門受波旬請而入涅槃順眾生機而示圓寂由是道超凡聖化被人天凡聲教所及莫不波蕩風靡而從之冠其位於列聖之首也學其道者持五戒則備於五常修十善則杜其十惡存者安於王道亡者託於人天其大則頌息生死之源獨出聖凡之表也繼有東夏賢者是曰老君以周第二十二帝定王二年丙辰九月十四日生於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父曰韓乾母曰精敷孕八十一年而生於李樹下因以姓李名耳字伯陽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龜反唇鸞鼻髯尖脣闊聃耳蓬頭生而皓首故曰老聃以疑獨之道秘于心以三寶之德資于用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至簡王二年官至守藏吏十四年遷太史及景王二十三年己卯以七雄分霸天下擾攘老氏不忍坐視其弊有紫氣浮關欲西涉流沙而訪至函谷得關令尹喜授以道德二篇深造妙道之理已而弗克流沙死於槐里即而葬焉乃京兆之興平也後之學其道者虛心實腹游於道德黜於聰明高蹈煙霞迴出塵世聲利不能屈刑勢莫能移雖二聖賢時有先後教有淺深觀其聖賢之心未嘗有間也自我

經等百端誣誕之說使識者誦之則齒寒聞之則鼻掩圖云老君以殷第十八王陽甲庚申歲真妙玉女晝寢夢日精駕九龍而下化五色流珠吞之而孕八十一年至二十一王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其母攀李樹剖左脇而生九步生蓮四方東足日童揚輝月如散花七元流景祥雲蔭庭四靈翊衛玉女捧接其母攀枝萬鶴翔空九龍吐水七十二相八十一好花天指地唯道獨尊及長為文王守歲更至成康為柱下史而棄周爵不知此語何從所出也又云老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上昇太微復生於成都李氏家與尹喜會復上昇適西竺使尹喜作佛以化胡人剃髮髮為僧誓而飯之如此謬妄數端皆兒戲之語也嘻噫佛生周昭老生於定尹喜受道德於景王之己卯相去五百有七年何尹喜之為佛耶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無乃太誕乎夫老氏之首末具載周史而今以為殷陽甲真妙玉女所生者然則真妙者九耶聖耶若聖則老氏豈復仕周為吏耶若九則何族耶况老氏之聖也有萬種真祥而世人豈不知復以為吏耶何捨明趣昧如此可不愧歎况今槐里塚墓在焉其徒以為老氏白日上昇何塚墓之有哉乃棄於荆棘之闕而不祀此皆具人冒目者之所不為也其莊列氏亦伯陽之命世亞聖也而子莊子言老聃死奉佚弔之三號而出獨不言上昇太微之事乎子列子雖閑尹喜一言之善又嘗捨之又喜仲尼答西方有大聖人以為至言獨不言化胡之事乎畧舉其兩端則衆謬斯釋矣

以前後所說全與本史相違似非老聃者也然則老聃外別有太上老君者成聖耶何設偽以非聖人者如此且夫世亦有至不肖者然樵牧之豎安敢輒欺之况大聖人乎仲尼曰非聖人者無法此大亂之道也又許昌新作三教碑以老氏正席佛儒翼之亦不稽古之甚也且三教之位自漢至今千有餘載如指之標於掌短長左右固有定處豈匹夫匹婦能異哉觀此効擊忘本之徒必欲毀滅大覺之道非毀而能滅惜乎伯陽之道掃地矣何哉猶森蘿倚於喬松枝葉繁榮蔭及頃畝庶牧過之仰而嘆曰大哉鬱鬱乎藤之茂且盛矣如此而不言松栢之大本也既而松無以施其枝葉則枯栢則絕藤蘿委地靡所不致雖深根固蒂而復欲望之於雲漢不亦遠乎于感伯陽之道其若是而已矣幸遇主上英雄紹聖聰哲御天軒鑑洞乎八方舜日照於四海察纖毫而莫隱臨大統以無私仰頌正三教之典謨訓誥保合大和為萬世之規矩準繩固非小補但野人福裕無任瞻天望聖誠惶誠恐頓首謹言即乙卯年八月也 帝既目覽是非具知臧否乃傳聖旨曰那摩大師少林長老奏來先生毀壞了釋迦牟尼佛底經教做出假經來有毀壞了釋迦牟尼佛底聖像塑著老君來有把釋迦牟尼佛塑在老君下面座有共奉真人一處對證問來李真人道我並不理會得來今委布只見衆斷事官那造假經人及印板木不揀是誰根的有何與對證過若實新造此說謊經分付那摩大師者那造假經底先生

布只兒為頭眾斷事官一處當面對證倒時  
決斷罪過要輕重那摩大師識者又毀壞釋  
迦佛像及觀音像改塑李老君底却教那先  
生依前舊塑釋迦觀音之像改塑功了却分  
付與和尚每者那壞佛的先生依理要罪過  
者斷事官前立下證見交那摩大師識者若

是和尚每壞了老子塑著佛像亦依前體例  
要罪過者即乙卯年九月二十九日君腦兒  
裏行此

聖旨那摩大師緣此 聖旨見奉福寺先  
生侵了餘占寺院先生不肯分付及玉泉山  
白玉觀音先生打了不肯陪還使少林長老

金燈長老就德興府對  
今上皇帝宣前聖旨即要陪償少林長老先  
與執結而張權教志敬妄欲支吾不肯分付

今上大怒令劉侍中活者思歐擊罵之頭面  
流血全無愧恥明年遣使胡觀孫下來依著  
皇帝聖旨本意盡行歸斷時築界牆分付奉

福寺家初  
蒙哥皇帝聖旨裏安付布只兒為頭眾斷事  
官隨路合退先生住著寺院地面三十七處

並令分付釋門而李志常不依歸斷差道士  
焚道錄再奏  
聖旨別生情見依著胡觀虎那演抄數已後

不許改正雖如是奏 上未允許而道士樊  
志應但向乞台普花處說便詐傳

皇帝聖旨一面却都奪了復推界牆丙辰年  
五月那摩大師再共少林長老奉福亭長老  
統攝溫庵主開覺邁長老大名津長老上方

雲長老黃福明講主塔必少大師蘇摩室利

中山提領要阿失真定譯言蒙古及並上合  
刺鵬林預待李志常等共對  
朝廷與先生每大行辨論以七月十六日觀  
帝於鵬林城之南昔刺行宮帝引諸師入內  
溫顏接話並賜金帛專待道士辨明真偽而  
李志常怯不敢去自念前對

天子唯推不知今更相抗慮恐墮乃使權  
教張志敬字義魏仲平溫的罕等遷延緩進  
狙僧遠近竟不面會規諸師退朝即復趨

程 天子阿里不可大王知此道士無理雖  
復多語竟不與言而李志常見僧上行進退  
狼狽愁思內鬱變成腦疽股慄驚又感雷

震因而疽焉故當時之人為詩詠云 棹子店  
前不死方老丘傳與李真常三千王女長春  
館十二瓊樓偃月堂服氣變為休息痢吞霞

化作腦疽瘡全真業貫年來滿霹靂撒着罪  
玉皇聞者以為實言即戊午年六月日也  
帝以諸王大會封賞事設僧道對辦之事具令

阿里不合大王替行問當所有事件一一奏  
聞初盤山中盤法興寺亥子年間天兵始過  
罕有僧人海山本無老師之嗣振公長老首

居上方橡栗充糧以度朝夕全真之徒挾丘  
公之力謀占中盤乃就振公假言借住振公  
以謂道人棲宿猶勝荒涼且令權止占居既

久遂規永定王道政陳知觀吳先生等乃改  
拆殿宇打損佛像又冒奏 國母太后娘娘  
立碑改額為棲雲觀院內古佛舍利寶塔高

二百尺又復平蕩影堂正殿三門雲堂悉皆  
拆壞優僧爭奪而不能革乙卯年  
聖旨斷與和尚不肯分付後上方長老雲公

忿其無理破碎其碑奏告

今上皇帝又共那摩大師少林長老 朝覲  
蒙哥皇帝具陳其事 聖旨委付令上皇帝  
改正其弊却為僧院即戊午年九月初四日  
也德興府水谷寺舊來佛像及十六羅漢並  
是石作妙盡奇功兵火之後無僧看守有諸

道士竊而居之日久綿遠恐僧爭奪故泯其  
跡遂毀諸像填於水壑後僧爭之請本道院  
僧搜刷像出道士乃伏上方提領雲長老負

壞像首上奏 朝廷阿里不合大王見而悲  
感即喚金坡王先生道人右法錄鳴鑼射之  
以石打之道士頭皆流血謂道士曰佛之真

身杳然絕朕猶如虛空不可破壞眼尚不覩  
豈能損耶但汝無知作地獄種子縱汝邪惡  
世中有底汝能壞了還曾損著真佛身耶明

知道士侵占佛寺壞了佛像故不虛語又燕  
北玉泉山舊有白玉觀音像被道士打壞  
身首分離擊碎石塔穿石作洞內刻道像上

詔 朝廷為國家修善之所投簡福地欲永  
占定恐後爭奪李志常後腦疽既發雷震而  
卒遂假葬棺柩內成笠子柱杖埋於玉泉而

實屍葬於五華觀中園欲移年遷葬但頭空  
棺妄待傳播劫他達磨尸解仙去而神不容  
姦欲隱彌露因賽典赤使人貢傘具陳其事

蕃漢聞之哂其姦佞 皇帝大王聞斯矯詐  
乃訴於帝曰道士從來欺謾國家昔年說為  
投簡福地今日返葬浩然臭身若實如此不

可輕赦乃遣驛使何會必閣赤及阿斯蘭下  
來發掘果枯出空棺鞠問實尸埋在五華觀內  
剖而視之已成腐爛如此偽妄天下共知而

道士刺圖出神上昇而天長觀內千片雲板自破無聲萬人之鑽不覺碎裂琉璃巨悶忽尔崩摧不祥之事難以具數斯亦積偽謾之所致也而玉泉山水地土

聖旨盡付那摩國師跨崖據泉上蓋觀音重閣內塑其像金塗絲繪巧妙丹青却為釋有帝對諸師曰我國家依著佛力光闡洪基佛之聖旨敢不隨奉而先生每見俺

皇帝人家歸依佛法起憎嫉心橫欲遮當佛之道子這釋道兩路各不相妨只欲專擅自家過他門戶非通論也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肩人奉彌失訶言得

生天達失靈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帝時舉手而喻之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不觀其本各自誇街皆是群盲摸象之說也時逼冬寒而先生每終不肯到路上淹留

帝謂諸師曰道家既不肯來必是理短不敢持論却令僧乘驛還燕乃丙辰年九月十日也丁巳年秋八月小林長老金燈長老再上 朝廷阿里不哥大王特傳

聖旨道家前來做下八十一化圖破壞佛法并餘謗佛文字有底板木燒毀了者有塑著底畫著底石頭上刻著底先生每不依舊時

林倒裏底並與壞了者刷洗了者磨了者委付今上皇帝如法行了者帝念此處已定漢地不知若不就彼廣集對辯辭窮自屈乃訟國家強抑折伏時

今上皇帝建城上都為國東藩

皇帝聖旨倚村將來令大集九流名士再加

考論俾僧道兩路邪正分明

今上皇帝承前 聖旨事意普召釋道兩宗少林長老為頭眾和尚每張真人為頭眾先生每就上都宮中大閣之下座前對論內眾即有那摩國師拔合斯八國師西蕃國師河西國僧外五路僧大理國僧漢地中都圓福超長老奉福尊長老平滌路開覺遇長老大名津長老塔必小大師提點素摩室利譯言真定蒙古又北京詢講主大名珪講主中都壽僧錄資福朗講主龍門育講主太保聰公等三百餘僧儒士賓漢卿姚公茂等承相蒙速速廉平章丞相沒魯花赤張仲謙等二百餘人共為證義道士張真人蛮子王先生道錄樊志應道判魏志陽講師周志立等二百餘人共僧抗論

今上問曰道家所造八十一化圖并餘謗佛文字李志常先於

蒙哥皇帝面前共少林辨論已屈伏了招承燒却

至元辨偽錄卷第三

何 十七末

元至元辨偽錄卷第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一八頁上一行「大元至元」，南作「元至元」；徑無。
- 一 一八頁上四行「天子」，南、徑作「夫子」。
- 一 一八頁上六行末字「自」，南作「音」。
- 一 一八頁中一七行夾註「洪景」，徑作「弘景」。
- 一 一八頁下一二行「再話」，南、徑作「再詔」。
- 一 一九頁上二行「聞過」，南、徑作「文過」。
- 一 一九頁上九行首字「大」，南、徑作「吹」。
- 一 一九頁上二八行第一四字「檢」，南、徑作「飲」。
- 一 一九頁下二行末字「蓋」，徑作「改」。

- 一 二〇頁上一〇行第六字「舉」，徑作「乃舉」。又「在於」，徑作「在」。又「屈文」，南、徑作「屈迦文」。
- 一 二〇頁上一一行首字「於」，徑無。
- 一 二〇頁中二二行首字「王」，徑作「主」。
- 一 二〇頁下一三行「誠恐」，徑作「誠惶誠恐」。
- 一 二〇頁下二四行「大衍」，徑作「大術」。
- 一 二一頁上一一行末字至一二行首字「蓬頭」，徑作「崩頭」。
- 一 二一頁中六行「月如」，南、徑作「月妃」。
- 一 二一頁下二一行「頓首」，徑作「頓首頓首」。
- 一 二二頁中一行第一四字「玄」，南、徑作「歹」。
- 一 二二頁下二八行「駟使」，南作「駟使」；徑作「驛使」。
- 一 二三頁中九行第五字「亥」，南、徑

作「歹」。

一 二三頁中末行「至元」，徑無。

元至元辨偽錄卷第四

本朝通著山天聖事傳 幸佛沙門詳述事 柏實錄撰

今上問曰道家所造八十一化圖并餘誘佛文字李志常先於蒙哥皇帝面前共少林辨論已屈伏了招承燒却

皇帝恐先生每心內不伏特傳

聖旨再倚付將來令子細持論若是僧道兩家有輸了底如何治罰釋曰西天體例若義墮者斬頭相謝而道士相顧莫敢明答

帝曰不須如此但僧家無權留髮戴冠道士義負剃頭為釋時先生每是躍鶴到藍袍錦袖攘臂爭前僧曰釋道辨源起化胡今將

從頭一一討論且如汝書題云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若具辨之恐成繁雜且舉大意識為評論問云今化胡經文端

的實是老子說耶道曰是老子說也釋曰若是老君說來化胡經中說俺僧衆剃髮受戒所行之事汝宜知之受戒儀範詳細說來道

曰你每之事我不管之釋曰受戒小事汝猶不知明顯化胡經文並是偷佛經作道士無答又問化胡成佛佛是何義道曰佛是世間

上等好人釋曰自古已來多少好人何不稱佛耶佛之深義汝本不知道曰佛是覺義釋

曰覺箇甚麼道曰覺察覺悟釋曰何者能覺何者所覺道曰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

義覺知覺信無所不覺是佛義也釋曰佛是大聖之人窮盡性命之道豈但覺於仁義耶五常訓世之典孔子所說佛若但知此者孔子何不稱佛耶道士無善圓福長老問姚公

姚曰仁義等語老子之言耶孔子之言耶姚公茂答曰孔子之教也圓福曰道士從來偷俺佛經改作道書儒門唯有仁信之言汝家看守不定亦被道士都當面偷了 帝問諸儒曰仁義之語孔子所談耶姚公茂等對曰是孔子之說也帝曰既是孔子之說云何料

未說佛明知道家之言並是說謊之語道士既不能答乃將老子傳化胡經史記等書呈於帝帝曰不須道士多言但取文字為證帝曰此是何人之書道曰此是漢地自古已來有名皇帝集成底史記古今為憑帝問自古皇帝唯漢地出耶他處亦有耶道曰他國亦

有又問他國皇帝與漢地皇帝都一般麼道曰一般又問既是一般他國皇帝言語漢地皇帝言語都一般中用麼答曰都中使用帝曰既中使用老子他處不曾行化而這史記文字主張老子化胡不是說謊文字那這般史記都合燒了不可憑信道士並無一答那

摩國師以柱杖指著道士罵曰這般駟馬之人百事不曉與這般先生說箇什麼 按合思八國師問曰老子留下根本經教名為什麼答曰有道德經是正根本再問除此經外更有什麼根本經教再答唯此道德為源本經再問此道德中還有化胡事麼答無有此

事問此中無有何處說耶答曰漢地地而史記文字說化胡事問你上說言他國史記與此漢地史記一般中用俺西天有頻婆娑羅王史記言語還憑麼答曰都是史記敢不憑信又問既然憑信彼史記道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此是西天史記恁般說

來既天上天下無如佛何處更顯老君化胡成佛來明知你每之言並是虛論之說道士無答國師又曰彼史記又言天下有頭髮底俗人禮拜一箇小小沙彌這般言語彼史道來不曾見說老君度人汝曾聞麼道士答曰不曾聞得上怒曰偏此史記汝不聞得漢地

史記你偏聞得姚公茂謂道士曰守隅曲士難論大方只為執著漢地史記自語相違向者前言都是史記敢不憑信既西天史記如此言之則佛是聖也今已輸了猶更折證道士默然 帝曰老君之名但聞此處佛之名字普聞天下何得與佛齊耶道士言既無據

面被詞窮先是少林上表於蒙哥皇帝論道不真中有一道士不勝其憤高言謂少林曰汝之表文謗李老君言其實死妄引莊子秦佚吊之此乃在周寓言何可憑信少林曰莊子之書道家宗尚既是寓言則道藏之言並無實說道士又屈帝問張真

人曰你心要持論否張真人曰不敢持論上曰你每常說道士之中多有通達禁呪方或入火不燒或白日上昇或攝人返魂或驅妖斷鬼或服氣不老或固精久視如此方

法今日盡顯出來張真人並無酬答時逼日沒閣中昏暗 帝曰道士出言掠虛即依前約脫袍去冠一時落髮當時正抗論者一十七名論畢那摩大師使西京明提領燕京定僧判玉田張提點德興府龐僧錄及隨路僧官監守防送來到燕京既入都門塔必大師

並令分付釋家泊燕京奉福寺長春宮所占  
聖皇大閣却分付與金燈長老上一件八十一  
化等偽經及有雕底板木並令燒却并天下  
碑刻之文塑畫之像道家無底盡與剷除少  
林長老與僧議曰若盡要了恐誤恃力却回  
與二百八十處但取訖二百二處大小讚美  
稱佛門之多讓焉

今上皇帝乃降 聖旨曰依著

家哥皇帝斷來聖旨先前少林長老告稱李  
真人為頭先生雕造下說謊底文書化胡經  
十異九迷論復淳化論明真辨偽論辨正謗  
道釋經碑邪歸正議八十一化圖上欽奉

聖旨倚付將來俺每拘集聖和尚先生對面  
持論過為先生每根脚說謊上將和尚指說  
出來底說謊化胡經衆多文書并刻下板燒  
毀了者這般斷了也恐別人搜刷不盡却教  
張真人自行差人各處追取上件經文板木  
限兩箇月赴燕京聚集燒毀了者及依著這

說謊文書轉刻到碑幢并塑畫壁上有底省  
會隨處先生就便磨壞了者刮刷了者先生  
不得隱藏者若有隱藏的或人告首出來那  
先生有大罪過者時戊午年七月十一日行  
張真人既聽讀訖乃使人就雲臺觀追取說謊  
偽經化胡經八十一化圖等板木及隨處宮  
觀有底偽經筆載到燕京於大潤忠寺正殿  
之西南面對百官並與燒却萬壽諫和尚與  
下火云伏聞三元五運之肇百家諸子之書  
莫不導人倫信義之風述堯舜周孔之道統  
其要也未達真俗之源陳其理也不出有無  
之或豈若三達無礙之智百神無以儔十力

無等之專千聖莫能匹竟天仰焉帝釋師焉  
道濟四生化通三界圓音一唱則外道摧鋒  
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故號佛為天人師無  
上大法王豈得與襄周老子比德爭功但以  
法流漸遠魔外滋多爰有全真真集道截充  
函溢几空多修煉之方堆案盈箱謾說導引

之術延年却老自古虛傳羽化長生於今有  
幾無奈祭酒道士王淨志經學謝管窺智懶  
螺側矜白鳥之翼望駭泰山負燭火之明爭  
輝日月懣已所憾悖乎揚言妄語化胡謬稱  
十異邪言惑正魔辯逼真攘竊佛經贖亂聖  
典全無忌憚恣其猖狂履水而說涅槃曾無

憑據蹈火而談妙法有類俳優用梵為唐以  
冠加足文多訛謬義有差違誣詐自彰寧煩  
縷說既非老氏所制毀之則有益生民况是  
鄙人所談除之則有光先哲伏承我

聖朝世主大國賢王膺千載之期安九五之  
運扶危濟世之德越湯武而獨高夷凶剪暴  
之功逾漢唐而孤顯蕩蕩魏魏聖德難名加  
以留心釋氏駐意佛門志欲還淳情存去偽  
理垂事外者雖在親而必除義當符名者雖  
有疎而必舉近聞隨處道觀妄傳化胡偽書  
并餘傳記屬詞鄙陋殆不可聞出惡語若梟  
鷹肆慘毒如蠶尾迷妖妄惑人心傳淫言亂  
物性為善寡為惡深玷辱先賢之典謨敗傷  
人倫之風化如  
聖旨到日拘刷前來於燕京稠人廣眾之前  
並皆焚毀杜絕邪源若私畜者準制科罪從  
此禁墜柯摧雲收霧卷狀洪爐之焚織羽猶  
炎景之燦輕冰負勝之流於斯可見暫歸慈

定已破魔軍脚奮慧刀即除邪教可謂廓清  
寰宇大振玄風佛日由是增輝法雲所以大  
布蒙 皇家闢正覺之路使黎民出邪見之  
林正當今日既然滿載將來好與一時燒却  
且道燒却後成得箇甚邊事諸人還委悉麼西  
風也解嫌狼藉吹却當年道教灰已未年九

於中華國志寺前集聖皇在城僧道官僧及  
士庶人等燒毀經書有違礙者即行開行  
印版正官用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隨處道觀不得私蓄如違者即行開行  
記其處其天下占了寺院亦即改正所有星  
冠袍服普散西蕃回四大理國咸使聞見其  
落髮道士遠散諸寺無一逃失若去了者與  
賊同罪當時論畢有一道士潛隱名姓不勝

憤怒乃上言三百八十歲駕言壽永以傾僧  
人 上召問曰你既多年當初宋上皇時僧  
有何過使戴冠耶道士曰山中住來不知此  
事 上曰既言三百何言不知既不能知此  
是說謊人也使寮佐張仲謙元學士窮考年  
數乃三十餘歲本邢州人也 上怒其不實

始則配塗役夫終竟喂了豹子嗚呼作德心  
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桀紂殊世而齊惡叢  
入異代而等偽斯言信乎初丘公西行壬午  
年中見 太祖時有七十四五至於迂化纔  
近八十而劉溫誑詐 太祖言丘公有三百  
餘歲及太祖問以年甲偽云不知故湛然居  
士編此語在西遊錄中標其調主今此道人  
又踵前蹤既一言之出口終駟馬之難追恣  
搗強而狂言竟葬身於豹腹疾在膏肓而莫  
療心同頑石以難迴前車已覆其轍後車又  
不改轍邪妖偽妄歷代恒興略叙二三以彰  
奸匪初後漢沛人張道陵客遊蜀上住鶴鳴

山道作道... 條儀... 山頂誑誘僚民  
奉其道者出米五斗時号米賊後為大蛇所  
吞身葬蟻腹弟子詐云全身上昇後魏寇謙  
之字輔真自号天師後感太武於嵩高山上  
建淨輪天宮太武親授符籙旗幟尚青以合  
道家之色觀觀長壽而太武身感痼疾冠謙  
身亦早卒勞擾萬民竟無一補金陵道士陸  
脩靜辯口利語增制符章妄陳三錄救世接  
凶會梁武捨事李老詔行天下道不能興乃  
率門弟子北投高齊廣贈金帛遍散王公冀  
行道法專倚淺術欲振佳聲文宣試之一無  
可驗昇空者墜於臺下入火者燎却眉毛唐  
之葉靜妖術亂主夜引玄宗遊於月宮而祿  
山構禍幾於亡國道士趙歸真巧言取譽惑  
亂武宗行合氣穢術服金石毒藥長生未驗  
藥燥先亡宋林靈素術小伎要君取榮夜  
引上皇夢遊神霄傾惑耳目号為天師既而  
汴水泛溢陷沒齊民上俾林氏治之了無一  
効洪波湧沸上起天津朝野驚惶控告無所  
上皇焚香禱佛謝過責躬感泗州僧伽大聖  
現身雲濤自弭萬民懼慶林氏逃亡金朝末  
代有烏骨翁先生常披麻被徒遊里巷咄空  
罵眾詐号神仙下愚庸徒亦有信者哀帝感  
之頗信鄙術任道士狡獪之情行世間媿媿  
之法道士身罹於憲網哀帝命盡於蔡州如  
此姦凶隨代常有始禍延於閭里終傾覆於  
家邦若嬰狐之為祥猶地虺之洩毒以恠生  
恠將虛捏虛聽之則滿耳洋洋求之則捕風  
繫影散道德之醇粹窮澆漓之邪風汚辱人  
倫敗傷王化而更肆頹聲不懼朝章無上善

若水之能... 行侵... 沃壤  
古釋氏之膏腴買權勢之人情遠佛所之正  
道首濫觴於丘老卒潰堰於志常雖恣縱於  
奸心終見笑於智者善平湛然中書西遊錄  
中云客問居士曰今之出家人率多遊役苟  
圖衣食若削髮則難歸於俗故為僧者少入  
道者多兵火已來精利名藍率例摧壞若道  
士不占亦為勢家所有或撤以為薪有何益  
焉居士曰聰明特達之士必不如此脫有為  
此者此愚人鄙夫尔又何取焉既号出家之  
人返為小人之事改寺毀像侵奪山林所以  
君子責備於賢者也此曹始居無像之院後  
毀有像之寺初奪山林之精舍豈無異望城  
郭伽藍之意乎從遠至近從少至多深存奄  
有之智亦所圖不淺爾設有故墳宿塚人愛  
其山崗之雄麗林麓之秀茂乃曰此塚我不  
伐則後亦有人伐我將出其骸骨弃諸溝壑  
而瘞我之父母較之人情以謂如何尔古人  
美六月衣羊裘而不拾遺金者既為道人忍  
作豪奪之事乎此曹首以修葺寺舍救護聖  
像為名居之既久漸毀尊像尋改額名大有  
磨滅佛教之意其修護寺舍者乃如此乎果  
欲弘揚本教固當選地結緣創建宮觀不為  
道門之光乎大丈夫竊人之宇舍毀人之祖  
宗以為己能何異鼠竊狗盜之作乎因他成  
事豈不羞哉兵火之事代有廢興未嘗有改  
寺為觀之事乘機視  
朝廷而敢為此不軌乎昔林靈素託神恠詐  
力見用於宋可為元惡大惡矣尚未敢改寺  
為觀毀像為道今則此曹所為過靈素遠矣

豈非神明震怒而促丘公之壽乎夫物速成  
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昔佛教西來迄今二千  
餘載明君賢相固不宗故高僧奇士隨代而  
出為國師者何世無之佛圖澄後趙國師衛  
道安符秦見重羅什姚秦師仰法果元魏家  
師朗公諸國咸奉北齊敬崇大統隋朝重於  
天台大唐老安惠忠北宗神秀清涼國師不  
空三藏大遼竹國師大金圓通善國師如此  
名師未有改道觀為寺宇者是以佛祖之道  
根深蒂固確乎其不可拔也若得志以奪  
道觀道得權而毀佛寺則闢諍之風無日而  
息矣夫國之憲章漢唐舊政非一代之法也  
寔萬世之法也時君世主皆則而用之若大  
匠之規矩莫可廢也雜律有毀像之嚴刑勅  
條載禁邪之明式今此曹毀宣聖之廟撤釋  
迦之像遊手之人歸者如市糊口之客日聚  
共門不分臧否一槩收之此所謂聚通逃之  
淵藪尔會觀不攻而自敗也意林泉之士不  
與物競詭光匿跡人猶耻之况自專符印抑  
有司之權奪有司之民自覽貢獻懸牌上下  
取媚人主者豈能見容於世乎以此證之則  
乖謫不軌之事人皆知之詎待予之喋喋也  
蒙哥皇帝初壬子春詔以  
今上皇帝征吐蕃及花馬大理等國 上於  
大理國得舍利及黃金塔高可二尺最夕禮  
奉載以前驅迴至六盤山今庵王温公為教  
門統攝聚集天下名僧於清涼山建百日勝  
會享供文殊大聖官給所需絕瑞嘉祥不能  
備紀 上道回秦川見三教堂有以老君處  
中 佛却傍侍乃謂左右曰老子世人中賢

其教少用未達聖人之理難超生死之津共  
佛同坐於理不堪况乃借尊愈為不可明年  
至日月山俾中山府乾明寺長老志公奉  
旨乘驛隨處改正通四十九處聖者碎之畫  
者洗之所有幸及並與迂輩於河中央兆絳  
州平陽府四處立碑旌其偽妄集錄者曰古

稱根深葉茂源遠流長斯言信矣昔我法王  
三無數劫積功累德果成道圓然後百億世  
界一時現身說法四十九年度脫百千萬億  
梵王帝釋稽首傾心外道天魔蹶角折騰集  
萬聖於菩提場內伏六師於跋提河邊化緣  
事周返歸蓮藏八大國王競分舍利五百羅

漢結集微言教滿人天法流沙界無為之風  
扇矣不言之化行焉速乎像季斯文不亡馬  
鳴龍樹纂其微音無著天親播其遺美蜚英  
聲於四海騰茂實於八方法蘭僧會寶貝典  
而東傳慧遠道林唱玄風於南國佛圖澄掌  
照千里阿目佉坐衲群兇衛道安注教科經

隋智者分宗立典救生靈於塗炭解危縛於  
倒懸拔出生死之津高置涅槃之岸巍巍蕩  
蕩無德而稱煥煥融融有生斯賴明君外護  
碩德內持歷代帝王仰弘聖範所以漢明帝  
遣使西請繪像翻經晉明帝口誦金文手圖  
佛像簡明帝恒思法味孝武帝稟受戒章宋

文帝受訓跋摩齊武帝欽崇僧徒梁武帝講經  
持戒陳宣帝降意法進宣武帝廣供梵侶齊  
文昌專憑佛力隋文帝屈膝曇延玄宗注般  
若真文肅宗誦仁王寶典德宗憲宗迎舍利  
而供養宣宗懿宗復覺路以興行梁晉爭衡  
徽猷未輟炎宋受命付囑不忘大遠則傾國

奉佛金朝則始終崇釋  
大元啓祚瞻意法門太祖則明詔首班弘護  
茲道太宗則試經造寺雕補藏經谷與罕則  
令僧扈從恒誦佛經 蒙哥皇帝則供僧書  
經高營寶塔 今上皇帝則飯僧建刹造像  
鎔金捨廣大之珍財誦無上之藏教以拔合

思把為國之師耳目具知非為虛飾莫不構  
巨殿而安其像架長廊以處其徒味其道而  
深其神尊其人而遺其禮非唯緝熙於帝道  
乃亦協贊於 皇基返澆漓於醇源躋黎民  
於壽域家知積惡之苦人與趣善之方始風  
靡於 朝廷終波流於士女若非至妙安能

父行昔公孫龍古之善堅白之者田巴之徒  
坐和丘議稷夏非三皇滅五帝強詞巧辨口  
伏千人而不流傳於後者以無實道可傳也  
佛生西域教興東方賢宰哲王繼踵護持者  
其道可法也故大巖和尚對韓愈曰自漢至  
於今歷代如此其久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

也天地神祇如此其明也而佛之說乃行於  
中其人仰而信之無敢議而去之此必有以  
敵天地而不耻關百聖而不慚妙理存乎其  
間然後至於此也子盍深思之乎斯確論也  
今之道士專飾詐力天闕他門苟騁奸心蔽  
蒙覺路不荷國家寬恩洪溥更恣私臆廣撰

謗文言無入聖之詮文有亂真之誑竊佛聖  
教妄作偽書恣其猖狂不思顛蹶親法華教  
即云在蓮花中見金光明使說坐火焰上全  
迷至理巧會經名醜語似於鶩鳴暴戾過於  
狼噬悖言亂德妖詐惑人玷辱憲章靈傷風  
化如或不剪惡種復滋仰惟

今上皇帝道協夏禹業廣周文紹三五之洪  
圖安九五之寶位神襟內朗智鑒外明有德  
者雖在怨而必封無功者縱至親而決罰明  
達四目幽枉咸通威震九服奸邪克剪轉僧  
徒之實理委道士之虛聲具召二門辨析宗  
趣而道士欲張魚目用奪驪珠眩彼蹄涉爭

多滄海聊題綱目結舌無言試探宗源啣壁  
納款元戎走陳李浩然先敗於前裨將倒戈  
張志敬絨言於後雖鳧越而鶴列終羗解而  
土崩摘星冠而面慚脫霞髦而情愧佛直道  
妄於是頭焉積歲幾兇今朝敗露由是雲收席  
捲葉墜柯摧猶赫日之燦織冰若洪爐之燎

輕羽蟾蜍拒轍豈曰堪任蚯蚓奮威終成蠶  
粉昔明帝驗真偽之情子書成從火化  
今上辟妖邪之氣道經並作煙灰化胡出塞  
落空亡謗道辟邪隨風散費叔才當時憾死  
李志常膽破先殂日赴五千之威靈於今何  
在飛符起尸之神變此際不聞藏天隱地之

勝方了無半驗移山掣斗之秘術莫顯微微  
笑倒問巷之庸夫羞愧隨鸞之會首一場出  
醜千載難磨雖巧言之如黃終貽頽之厚矣  
故得 聖上回瞻朝臣改觀佛日於是再懸  
法雲由茲廣被廓清寰宇大扇慈風剪邪見  
之稠林闡法王之正路歡呼帝苑舞蹈閭閻

威德孔昭嘉聲遐暢矣嗚呼太虛淨而迷雲  
起大聖生而外道興異學亂真自古而有非  
汝諍論那頭我宗以汝不平起我不平汝道  
若平則我自平尔正道如海汝能偃乎正道  
如空汝能滅乎仰面唾天只自污首徒與掬  
辨於汝何補哉不勝舞蹈謹申 贊曰

惠皇利見 龍興五天 教唯入善  
 宗本忘筌 聖哲欽依 愚夫大笑  
 道不絕倫 匪為要妙 異道凶頑  
 濟聖無禮 明主難惑 片言可折  
 邪難扶正 偽不掩真 應雲永滅  
 佛日長春 聖壽萬年 英聲千古  
 熙帝之載 享天之祿 大海有竭  
 虛空可量 弘規雅範 永遠無疆  
 偉法王之鴻烈 邁今古而獨高  
 廓五乘而圍範 運六通而遊遨  
 坦八正之達路 蓋十智之紺韜  
 跨四大而超步 冠百氏之雄豪  
 據大千之疆域 濟四生之劬勞  
 惹風軼於麟趾 仁化逾於鵲巢  
 侔陰陽之蓋載 等造化之甄陶  
 智者知而欽慕 愚者迷而遠逃  
 嗟聖運之澆季 慨正道之生蒿  
 嘉吾皇之聰睿 明鑑察於秋毫  
 哂全真之為偽 欲焚犬而吠堯  
 曾一言之未楚 咸脫髦而去袍  
 喬山壓於春卯 洪爐煉於羽毛  
 蕩魔雲於八表 敬佛日於九臯  
 至道鬱而復闡 真乘軸而再膏  
 美斯文之未喪 播盛德於旌毛

對道士持論師德一十七名  
 燕京 圓福寺長老從超 奉福寺長老德亨  
 藥師院長老從倫 法實寺長老圓胤  
 資聖寺統攝蓋溫 大名府長老明津  
 蔚州 甘泉山長老本瓊 上方長老道雲  
 開覺寺長老祥邁

北京 傳教寺講主了詢  
 大名府 法華寺講主慶規  
 龍門懸抗講主行育  
 大都 延壽寺講主道壽 仰山寺律主相宗  
 資福寺講主善朗  
 絳州 准誠講主祖珪 蜀川講主元一  
 持論道士落髮者一十七名  
 大都天長觀一十二名  
 道錄樊志應 道判魏志陽 提點霍志融  
 講師周志立 講師周志全 講師張志柔  
 講師李志和 講師衛志益 講師張志真  
 講師申志貞 講師郭擇善 侍詔馬志寧  
 真定府神霄宮講師趙志修  
 西京開元觀講師張志明  
 平陽路玄都觀講師李志全  
 代陽勝寧觀講師石永玉  
 撫州龍興觀主于志申  
 一 身道錄并道士李季林時中在道錄者一十七名先是重訂有云十七換關至

後詩曰  
 可笑全真說化胡 泊乎論議盡成虛  
 詞窮理盡拋冠冕 負墮頭傾剃髮鬚  
 暮禮佛名慚接和 晨恭僧衆設長嗔  
 自從漢代燒經後 耻道為僧兩遍輸

其二  
 全真論議口如絨 納款為僧別老聃  
 昨日擎拳猶稽首 今朝合掌便和南  
 七星冠帽繞拋却 三事衣盂尚未諳  
 自做這場千古笑 立劉筆死也應慚

大元至元辨偽錄卷第四

元至元辨偽錄卷第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二五頁上一行「元至元」，徑無。
- 一 二五頁中四行第九字「都」，徑作「每」。
- 一 二五頁下四行第一六字「史」，徑作「史記」。
- 一 二六頁中九行第二字「側」，徑作「測」。
- 一 二六頁中二一行「符名」，徑作「名符」。
- 一 二六頁下七行夾註左「開行」，徑作「刊行」。
- 一 二七頁中二行首字「古」，南、徑作「占」。
- 一 二七頁中一五行「故墳」，徑作「古墳」。
- 一 二七頁下二二行第二字「滴」，徑作「譎」。
- 一 二九頁中末行「大元至元」，南作「元至元」；徑無。

大元至元辨偽錄卷第五

大藏經諸書卷第五 辨偽錄卷第五 辨偽錄

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

翰林院臣唐方楊文郁王構李謙閻復李濤王磐等奉

勅撰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日

詔遣資德大夫總制院使兼領都功德使司事相哥論翰林院戊午年僧道持論及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焚毀道藏偽經始末可書其事于后巨磐等謹按釋教總統合台薩哩所錄事跡昔在

憲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鑲板本傳四方其言淺陋誕妄意在輕蔑釋教而自重其教窮賓大師蘭麻總統少林福裕以其事奏聞時

上居潛邸 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詣

上所辨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為道

僧勝則道削髮而為僧僧問道曰汝書謂化

胡成佛經且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

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

始不然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

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

哉 上謂侍臣曰吾亦心知仁義乃孔子之

語謂佛覺仁覺義其說非也道者又持史記

諸書以進欲以多說僥倖取勝

帝師辨的達八合思入曰此謂何書曰前代

帝王之書 上曰今持論教法何用攀援前

代帝王 帝師曰我天生亦有史記汝聞之

乎對曰未也 帝師曰我為汝說天生類婆

娑羅王讚佛功德有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不能對帝師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曰無然則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此外更有何經曰無 帝師曰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

帝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不載其為偽妄明矣道者辭屈尚書姚樞曰道者負矣上命如約行罰遣使臣脫權將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為僧焚偽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為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至是悉命歸之道教提點甘志泉所居吉祥院其一也據而不與至元十七年夏四月

僧人復為徵理長春道流謀害僧錄廣淵聚徒持提毆擊僧眾自焚廩舍誣廣淵道僧人縱火且聲言焚米三千九百餘石他物稱是事達中書省辨其誣甘志泉王志真疑伏詔遣樞密副使字羅及諸大臣覆按無異辭

志泉志真就誅刑流竄者九十人仍徵所聲言米物如其數歸之僧眾會有道家偽經尚存為言者聞諸 皇太子十八年九月都功德司脫因小演亦奏言往年所焚道家偽經板本化圖多隱匿未毀其道藏諸書類皆試毀釋教剽竊佛語

且加甄別於是命樞密副使與前中書省左丞文謙秘書監友直釋教總統合台薩哩太常卿忽都干思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在京僧錄司教禪諸僧及臣等詣長春宮無極殿偕下一天師張宗演全真掌教祈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暨諸道流考證真偽翻閱

兼旬錄卷帙數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為老子所著餘悉漢張道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光庭宋王欽若輩撰造演說鑿空架虛罔有根據詆毀釋教以妄自尊崇復愛慕其言而竊為己有假陰陽術數以示其與哀諸子醫藥以誇其博往往改易名號傳註訛舛

失其本真又所載符呪妄謂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子嗣蕃息位履和如鴛鴦之有偶將以媒淫辭而規財賄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則男為君相女為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之語其偽妄駁雜如此留之徒以誑惑愚俗自道德經外且悉焚去臣等同辭以聞

上曰道家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試之俟其不驗焚之未晚也遂命樞密副使字羅守司徒和禮霍孫等諭張宗演祁志誠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擇一人佩符入火自試其術四人者奏言此皆誕

妄之說臣等入火必為灰燼實不敢試但乞焚去道藏庶幾淨雪臣等上可其奏遂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板本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民間刊布諸子醫藥等書不在禁限今後道家者

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髮為僧不願為僧道者聽其為民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官于憫忠寺盡焚道藏偽經雜書遣使諸路俾遵行之巨磐等聞老氏之為道也以清淨為宗無為為本謙冲以處已損抑以下人非有貪欲好勝之事歟後枝分派列徒屬寔盛

襲訛成偽誇誕百出清淨一變而為乃攝無  
為一變無所不為如漢之文火九利致身水  
僊恍惚誕幻帛書飯土之計黃金可成之身  
一日收露為武帝所許三張之法以鬼道惑  
眾倡亂天下為皇甫嵩曹魏所滅宋王仔昔  
居上清寶籙宮與女冠為蘇林靈素自稱神  
霄紫府僊卿懷大水不驗並為徽宗誅竄而  
死迨今末年復有麻被先生錢笠李二人以  
姦謀私計出入時貴之門肆為淫巧之行咸  
受顯戮歷代以來若此之類不可勝數追惟  
禍亂之源姦宄之本率皆假符籙以神其教  
託偽經以警其俗橫肆巧誣倡為詭狀詆毀  
聖教冠攘內典固已恃老氏不爭不盜之禁  
矣及陷刑辟皆孽子自內作悞將誰咎哉且  
夫釋氏之教宏闊勝大非他教所擬倫歷百  
千世聖帝明王莫不尊崇東冒扶桑西極味  
谷冰天桂海山河大地昆蟲草木胎卵濕化  
有情無情百千萬類皆依佛蔭生息動止於  
天地之間故天上天下惟佛為尊超出乎有  
生之表歸極乎無碍之真智周三界神妙諸  
方澤及大千功用不宰其大有如此者慈航  
所至無溺不援法雨所霑有生皆潤憫世人  
之沉淪幻海顛覆迷津長轉多生流連累劫  
將使之脫九企聖燭弊崇真故神光破沉晦  
之門大覺指無生之路其仁有如此何意狂  
謀醜形娼忌雜積毀銷骨眾煦漂山法體圓  
成初無小玷譬如盲人眼日月何傷日月  
之明井蛙之小河海美損河海之大多見其  
不知量也欽惟  
聖天子識超四諦道慕三乘參無象之真空

傳法王之心印所以尊榮之禮皈向之誠矯  
百偽以從真黜群邪而歸正有不容不嚴者  
焉况乎筆墨勸姪妖術誤世志為欺誣惑蕩  
群愚若不大為改革則邪說肆行枉道惑眾  
其如天下後世何九天下之理有善有惡有  
正有邪有真有偽常混然而同處雜然而並  
行自非稟  
上聖之資誕生知之性智出庶物明照群情  
則紅紫之亂未注淫之變雅是孰得而辯明  
之哉由是言之  
聖天子臣濟真圖翼扶大法之功至矣繫諸  
聖不可有加矣于以鑿含靈之耳目開正途  
之荒穢使般若之光永乎無際劫遍滿恒河  
沙界延洪  
聖壽於無疆衍綵  
儲君之福利鼎祚於億萬年之久者庸有既  
乎是可述也且警等敬為之書以貽後人俾  
為老氏之學者有所警焉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 日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近據長春宮先生王志  
真等告奉福寺淵僧錄使令小和尚馬戒顯  
放火燒訖本宮倉庫房舍及盛放米糧三千  
九百餘石并油麵塩粉公事歸問得當始元  
係是甘提點教道馬戒顯交指著淵僧錄使  
令放火王志真使令馮道童將馬戒顯作放  
火賊人捉拿及詐作知宮名字馮道童教唆  
語言告狀人又問得元告糧食不曾燒訖却  
指此為名於諸人處要訖施利錢物取其各  
各招伏六月二十二日有李羅副樞張平章  
張右丞焦尚書耿參政脫因脫里阿里尚書

等官負欽奉

聖旨節該先生與和尚爭奪的觀院其間聚  
看五百箇來先生把着棍棒打和尚每來他  
每教法裏不行胡做呵那裏有那般體例前  
京兆府地面裏王祖師庵頭聚着人衆生又  
心來如今這先生每又那般胡行有這先生  
每明白招來了上頭為頭兒底殺了兩箇也  
別箇的割了耳朵鼻子的割了也別箇的打  
了也其餘的交做了軍也這般斷了也欽此  
除今將斷訖人數開具下項及將提點甘志  
泉首級於本宮門首杆子上常川懸掛合行  
立石曉諭者正典刑二名教令虛指淵僧錄  
放火犯人提點甘志泉虛拿馬戒顯放火賊  
人知宮王志真割耳朵鼻子一名添寫狀情  
節人提點蔡志祥流於邊遠六名聚眾行兇  
人教鶴童陳道廣上都先告狀人王志玉陳  
志用寫狀檢人蘭德義虛報燒訖糧食人李  
德禎斷放三人使令王志真告狀人提點蔡  
志希同告狀人副宮周道旋賈志柔

右示諸人通知

至元十七年六月 日立石

聖旨就大都大憫忠寺焚燒道藏偽經除道  
德經外盡行燒毀遂命拈香舉火謝  
恩畢拈香云佛心天子慈眾生恐墮三塗邪  
見坑箇裏了無偏黨處就中朱紫要分明所  
以道 聖鑑無私天機莫測既來頌德敢不  
酬恩此香端為祝延  
大元世主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  
伏願金輪與法輪同轉福越三祇舜日共佛  
日齊明壽延億劫次舉火云憶昔當年明帝

時曾憑烈燭辨妍媸

大元天子續洪範顯正推邪誰不知嗟乎道  
教陰囊佛書自古至今造訛捏偽盜竊釋經  
言句圖謀具葉題名誘毀如來職誣先聖醜  
僻惡語何可言哉無蒂狂談實難過舉始自  
張陵杜撰不遵老氏玄言謬作醮書兼集靈

實詐道從空而得妄言太上親傳用三張鬼

法以誑惑愚夫設五運神符而魔奸匹婦以  
此觀之葛孝先徒搜要妙陶洪景謾述浮辭  
杜光庭白拈巧偷劫賊無異陸脩靜外好裏  
弱說客何殊若非笑苦不甘爭肯說長道短  
艱辭被誅猶可王浮招報非輕傳奕姜斌不

堪齒錄張生焦筆何足言論冠謙之口舌測  
翻損他利已林靈素機謀詐敗國亡家毀  
人祖方定遭一時之辱滅賢良方必招三世  
之殃因果無差報應有準嗚呼悲法琳不遇  
而遭貶嗟道世雖再而難為致令釋子傷心  
幸得皇天開眼恭惟我

大元世主聖明皇帝陛下闢邪歸正去偽存  
真恐衆生永墜迷津令萬姓咸登覺路空寬  
已竟感謝

皇恩粉骨碎身莫能酬報遂以火炬打一圓  
相云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  
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  
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後任  
伊到處覓天尊急着眼看

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大都報恩禪寺林泉倫吉祥

長老奉

勅 下火

虛鍾受扣集

如意長老奉

詔撰

如意石介怪記  
宋石介字守道作怪說誣謗佛老昧他耳目  
通人不或但詬愚夫爾乃曰中國聖人之所  
治也四民之常居也衣冠之所聚也而釋氏

鬚髮左衽不士不農為夷者半中國可怪也  
夫中國道德之所治禮樂之所施五常之所  
被而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所滿真  
可怪也又云人君見一月蝕一星殞風雨不  
時草木不植則為天地之怪也彼其滅君臣  
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移

四民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之祀祭反不知  
為怪而更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梟鳴野鶴  
噪草雉入人以為怪而離父子習夷鬼千有  
餘年反不為怪乎余嘗之曰夫好同惡異人  
之常情不達道之淵源而辨像服之異是知  
石而不知王爾夫聖人出世利濟尤深根器

不同設教亦異或明域中之訓則說五乘或  
闡象外之風獨標一極破自然而談因果緣  
會而生為滯有而演真空諸法無性應病設  
藥故有多方竟歸宗不存一法而頑夫愚  
俗浪鼓口舌不達是非妄興辨論而不思所  
同者道所異者服且孔子所談仁義者佛家

所謂慈愛也老子所稱玄妙者佛家所謂空  
寂也至理不殊於文小變且夫禹入裸國脫  
去衣冠順其俗也太伯奔吳文身斷髮合其  
儀也豈為怪乎變俗以為會其道故捨君臣  
華服非悖禮也捐親以為奔其累故亡妻子  
之情非慢俗也子陵抗禮於光武愈見尊嚴

逸民不事於王侯高尚其志不明其本謬斥  
以夷亦猶楚靈詬天天何怒哉子貢譽天天  
何喜哉喜怒不涉而詬譽自辱夫聖人在天  
不求於世但留典教匝布神州不言之化自  
行無為之風自靡星羅梵刹茶布伽藍設像  
安人獻花酌水王侯禮重士庶欽崇苟無大

功孰肯崇奉且夫自漢至今歷年如此其多  
也若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明如此其  
靈也其可欺乎決不誣矣大九為人之道力  
量自知石介但以書生智同芥子將己不達  
妄毀聖人同尺鷃之笑鯢鵬似朝菌之輕松  
栢類乎魏文火院入火愈鮮昆吾之劍切玉

轉利豈可不觀便責為謬乎石介之智比孫  
綽而小焉石介之才比昭明而淺矣石介之  
論比王通而難鄰石介之文比柳子而罕及  
石介之位望魏微而地天石介之學校蘇軾  
而洵海石介之議連陸贄而狗麟石介之詩  
攀杜甫而金鐵上之君子悉皆信佛汝之材

量孰不勝之而妄意駁駁訕斥大聖佛如日  
月也晴可愈焉昔田巴強辯勝人之口不伏  
人之心口毀三皇坐非五帝至今聞之人猶  
切齒况佛六通懸鑑萬古無敵而妬聖嫉賢  
奴唇婢舌恣出其口多見其不知量也  
六帖中載虞世南飯千僧手疏則曰弟子虞

世南誓首和南十方三寶弟子早年嘗遇重  
病即時運心願託佛力差愈之日奉設千僧  
齋今謹於道場飯供百僧蔬會以斯願力希  
世世生生常無病惱并及七世父母六道怨  
親并同今願又聞帝紀得世南史論辨周武  
帝宇文邕建德三年晉滅佛道二教之事問

者曰：竈廢二教是。非耶先生曰：非也。請與論之。釋氏之法空有不滯人我兼忘絕生死之根去大患之累榮利無嬰歸於寂滅此象外之談也。老子之義則谷神不死玄牝長存微妙同玄騰龍駕鶴此域中之教也。至於勝殘去殺止競尚仁並有益於王化無乖越於

典謨縱人有虧於法何熱今以僧徒犯律道士違經便謂其教可捐其道可絕何異責棣祝而廢堯慈有苗而黜禹見瓠子之泛濫蓬塞河源觀崑嶽之方炎即投金鏹曾不思潤下之德利濟尤深變腥之用其功甚博井蛙觀海多自不知蝴蝶翔榆恥逢鵬翼局於小

量暗於大方輪迴長夜之迷自貽沉溺之苦疑悞後人良可痛哉。余讀此文乃知世南真奇人也。唐太宗嘗稱世南有四絕一曰德行二曰忠信三曰文章四曰筆札夫有異行者必有異能有異能者必有異才觀世南之為人也事君忠厚與友直諒德高物表學盡天人窮釋老之幽宗達聖人之玄趣字高一代

行貫四科登翰苑之瀛洲擅文場之綺席信佛篤敬尊奉釋僧師襄陽林公為金蘭之契豈與韓愈石介強求名坐井觀天替言非聖不入通人之論濫廁豎儒之流下愚不移斯言效矣。

### 聖旨特建釋迦舍利靈通之塔碑文

如意長老奉 勅撰

蓋聞三祇鍊行證真淨之法身六度修因果圓融之妙覺無生無滅絕三際之去來不晦不明離百非之朕跡但以真慈易物昔願今酌風蕭迦維龍飛道樹無相見相頌彰百億

之身常名非名普應大千之界破十軍於座上般振於九天會諸聖於覺場光流於萬國御三輪而赴感遐邇咸周懸四辯以談詮聖九總被教闡一十二部門開八萬四千緼十智之鞘鉗知來藏往運六通之神鑑洞古披今縮十號以攝尊跨三界而獨步智窮真際

十聖慶獲於朝聞妙極重玄六師甘欣於夕死拔火宅之熱惱引解脫之清涼無勞傳說之霖濟四生於六道非假曦和之照蕩七趣於重昏慈雲隆有頂之天法雨潤無疆之域萬靈翊衛若衆星之拱北辰五印傾心類百川之宗東海豈止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實乃

彈壓九流牢籠萬彙縱周公之制禮作樂仲尼之講易修書莊老之談玄軻雄之論道張華之博物輔嗣之通微郭璞之多聞左慈之神化舒向金玉淵海馬班黼黻河漢並驅馳於域內言未達於大方宜為治世之高賢難作出塵之教主若非理包象外道越寰中蔽

群聖而不漸冠百家而拔萃何能德斯衆妙集此大成者哉。逮乎化緣將謝願命殷勤正法付於阿難心印傳於迦葉然後拂衣雙樹脫履金河超二死之樊籠湛三昧之圓寂然而大慈不捨利物情深粉金剛不壞之身留舍利通靈之骨色含明玉堅侔真金龍王天

帝各分建於自宮印度閻浮提崇興於寶塔百年之後敬奉彌隆有阿育輪王統攝瞻部廣樹靈塔八萬四千從此神跡徧於五天聖化覃於四海泊乎漢明夜夢嚴教昭宣譯梵貝於蘭臺室中繪金容於顯節陵上始波騰於帝紀終風靡於閭閻由是吳王創起於建

初清主盛興於京洛皇都帝邑奉佈伽藍法野名山星陳宰觀莫不金盤耀日與仙掌以相高寶鐸搖風雜天音而共響層簷偃蹇上軼於大清登拱駢羅傍迴於日月丹楹頽列紺瓦鴛分金龍吻蟠於華梁玉鳳翔翔於繡戶忽若龍宮之化出恍疑天上之移來斯皆

發自於信心非是誘惑而妄作我大元之有天下也宗堯祖舜踵禹基湯聖道協於金輪明德光於玉曆應軋革命有此武功英嚴震於百蠻威稜加於萬國八荒入貢九服來賓纂四聖之下圖膺千載之期運規億兆之遠度恢奕世之宏綱緯武經文制禮

作樂建都定鼎樹闕營宮以為非巨麗無以顯尊嚴非雄壯無以感天下遂乃闢閭闔構元殿興傑閣架紫宸飾以丹青縟以綺縠金題玉碣上下文輝藻梲雕梁縱橫散彩行商容之洪範列步武之威儀陳鍾鼓以燕王侯會百僚而朝萬國將將濟濟穆穆煌皇真天

子之盛禮也聽政之暇留意佛門遵祖宗之舊章行寬仁之溫詔允是佛子悉獲肅安屢召名僧講論玄奧誠心佛法誦百藏之全文探賾未聞聆三乘之妙義恒慮新都既建宜永年以福為基莫如起塔異神龍之扶護資社稷之久長即於都城坤隅禁苑之內其

踵漫衍填堦寬平磨玉礪珉樹斯寶塔初舊都通玄關北有永安寺殿堂廢盡惟塔存焉觀其名額釋迦舍利之塔考其石刻大遼壽昌二年三月十五日顯密圓通法師道殿之所造也內有舍利戒珠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無垢淨光等陀羅尼經五部水晶為軸因

罹兵火荒涼蕪沒每於淨夜屢放神光近居  
驚惶疑為失火即而仰視煙焰却無乃知舍  
利威靈人始禮敬奉

御禿列奏其祥瑞 上聞而信之欲增巨麗  
俾開信塔發而詳視果有香泥小塔下啓石  
函中有鐵塔內貯銅餅香水盈滿皎然鮮白

色如玉漿舍利堅圓燦若金粟前二龍王跪  
而守護案上五經宛然無損金珠七寶異果

十種列而供養餅底獲一銅錢上鑄至元通  
寶四字乃知聖人制法預定冥中待時呈顯  
開乎天意即至元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帝后閱之愈加崇重即迎其舍利立斯寶塔  
取軍持之像標馱都之儀妙聲奇功深窮剖

剛瓊瑤上鈿硤砧下成表法設模座鏤禽獸  
角垂玉杵階布石欄簷掛花鬘身絡珠網珍  
鐸迎風而韻響金盤向日而光輝亭亭高聳

遙映於紫宮岌岌孤危上陵於碧落制度之  
巧古今罕有爰有國師益鄰真者西番人也

聰明神解器局淵深顯教密教無不通融大  
乘小乘悉皆朗悟勝緣符會德簡帝心每念

皇家信佛建此靈勳益國安民須憑神呪乃  
依密教排布裝嚴安置如來身語意業上下

周匝條貫有倫第一身所依者先於塔底鋪  
設石函刻五方佛白玉石像隨立陳列傍安

八大鬼王八鬼母輪并其形像用固其下次  
於須彌石座之上鑲護法諸神主財寶天八

大天神八大梵王四王九曜及護十方天龍  
之像後於餅身安置圖印諸聖圖像即十方

諸佛三世調御般若佛母大白傘蓋佛尊勝  
無垢淨光摩利支天金剛摧碎不空罽索不

動尊明王金剛手菩薩文殊觀音甲乙環有

第二語所依陀羅尼者即佛頂無垢秘密寶  
篋菩提場莊嚴迦囉沙拔尼幢頂嚴軍廣博

樓閣三記句呪般若心經諸法因緣生偈如  
是等百餘大經一一各造百千餘部夾盛鐵

錮嚴整鋪累第三意所依事者餅身之外琢  
五方佛表法標顯東方單杵南方寶珠西方

蓮花北方文杵四維間厠四大天母所執器  
物又取西方佛成道處金剛座下黃膩真土

及此方東西五臺岱嶽名山聖迹處土龍腦  
沉箋紫白旃檀蘇合骨金等香金銀珠瓊瑤

珊瑚七寶共搗香泥造小香塔一千八百又以  
安息金顏白膠熏陸都梁甘松等香和雜香

泥印造小香塔一十三萬並置塔中宛如三  
寶常住不滅則神功聖德空界難量護國佑

民於斯有在竊論古今賢詰但載空名枚其  
靈蹤杳然無迹黃帝喬山之塚謾葬衣冠虞

舜蒼梧之陵空委韶樂伏犧但存於八卦文  
命唯設於九疇奚聞不朽之真詎見剛貞之

骨豈若牟尼舍利神化無方鍊而愈精鍊而  
愈固金堅玉潤歷古恒傳聖帝明王累朝欽

奉故唐太宗皇帝有贊云  
功成積劫印紋端 不是南山得恐難  
眼觀數重金色潤 手擎一片玉光寒

鍊時百火精神透 藏處千年瑩彩完  
定果熏修真秘密 信心莫作等閑看  
又宋仁宗皇帝贊鳳翔法門寺舍利塔偈曰  
金骨靈牙體可誇 毫光一道透雲霞  
歷代君王曾供養 累朝天子獻香花  
鐵鏈任打徒勞力 百火焚燒色轉加

年年只聞開舍利 何曾頂戴老君牙

宋仁宗皇帝觀禮舍利述偈贊云  
三皇拊質皆歸土 五帝潛形已化塵  
夫子域中誇是聖 老聃世上亦言真  
理軀祇見空遺塚 何處將身示後人  
惟有吾師金骨在 曾經百鍊色常新

察此至言可為龜鑑按龍樹菩薩智度論云  
如來舍利濟物將終變作輪王如意寶珠猶

與群生為大利益則真靈不歇福世何窮今  
天子不忘付囑之言恒存外護之意篤信佛

理食息匪移凡殿宇新成必召僧梵講新都  
適就先創斯塔托佛力之加祐與 寶祚之

永長保大業之隆昌享天祿於遐載懼陵迂  
而谷變恐鴻烈而弗傳爰 詔末釋發揮斯

道余才非琳遠學愧生勉勉力搗毫之曹娥  
之八字竭情抒思勞楊雄之五神欽

吾皇弘贊之心嘉舍利重光之美手舞足蹈  
謹系銘言金藏雲垂玉葉花芳妙哉賢劫千

佛表祥聖祖能仁第四出世雲起陀天風翔  
迦衛天擎寶蓋龍吐金盆東西獨步上下繼

尊道成摩竭智滿覺場青蓮出水皓月騰光  
般迦塵方法周沙界無為而化不言而會剖

塵中經指衣內寶迷者知歸愚者懷道教設  
三乘本為一實大事一周歸神常寂戒定重

修廣流舍利福庇人天恩沾動植初與西竺  
後播東州龍官帝闕禮供無休僧會感靈異

邦首建魏后真誠永寧大闡欽惟我  
皇瞻懷正道墻壁佛門匡弼法寶築此金城  
管斯玉塔楚壁廻環燕珉周匝綿聯珠網交  
絡華纓光生帝苑壯觀王城簷傾遠岫戶映

喬林松風颯颯桂魄沉沉至元統號聖意難  
量塔中顯出方見其祥惟慈神造福我  
帝居與天同久萬古不渝

大元至元辨偽錄卷第五終

何五

十六末

元至元辨偽錄卷第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三〇頁上一行「大元至元」，南作「元至元」；徑無。卷末同。
- 一 三〇頁中二九行「下一」，南、徑作「正一」。
- 一 三〇頁下五行第一六字「哀」，徑作「衰」。
- 一 三一頁上二六行第四字「娼」，南、徑作「媚」。
- 一 三一頁中一二行第一〇字「舍」，徑作「舍」。
- 一 三一頁下五行末字「又」，南、徑作「歹」。
- 一 三二頁上一三行第六字「焦」，徑作「集」。
- 一 三二頁中二行「如意長老」，徑作「元如意長老」。次頁上二六行同。
- 一 三二頁中一八行第五字「王」，南、徑作「玉」。

一 三二頁下一一行「尺鷄」，徑作「斤鷄」。

- 一 三二頁下一二行「火院」，南作「火院」；徑作「火院」。
- 一 三三頁上一行第七字「是」，徑作「是耶」。
- 一 三三頁下一八行「煌皇」，南、徑作「煌煌」。
- 一 三四頁中一一行第九字「骨」，徑作「鬱」。
- 一 三四頁中二七行首字「又」，徑無。
- 一 三四頁中二九行「歷代……香花」與末行「鐵鎚……轉加」，徑互置。
- 一 三四頁下五行首字「理」，南、徑作「埋」。